





23239

祇平居士集卷十六

松坡圖書藏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書四

與朱信書

文章風氣之變視前之所偏重為轉移雅淡之文流為薄  
弱則拓之以暢滿暢滿之文流為平漫則束之以整齊整  
齊之文病於凝滯則矯之以英銳英銳之氣激為怪奇則  
復歸於雅淡此循環之理如四時寒暑之相易不可強者  
然此特其體貌耳要之文字真精神之處原不變也所謂  
真精神者何曰清曰深二字盡之析理精而不混則清命  
意切而不浮則深得其清深則平奇濃淡雖累易其體貌



以從時而其骨體迥然自異又何有乎前所云諸弊哉近來平漫凝滯怪奇諸弊亦已人知厭之又聞吾浙文宗喜尙短篇不取浮蔓則知其勢必有所返夫文之妙本無過於清深而風氣所趨又復適逢其會則亦何取乎恣瀆之音故凡時文中累字湊語纏手縛足絕無真意融注者甥其可不讀學文之法在乎勤作或觀書有得或理舊文有觸卽自援筆擬作一首以達其見無問早晚乘閒卽爲之切不可畏難而止又師友辨論之功斷不可少望吾甥時與前輩能文者相近其他同列之士一與會合卽自罄所欲言與相辨論理愈辨則愈明口舌之功可以抉心障而發天光毋徒自默默也試期已近佇聽好音率書相勗言不盡意

與邱恢德書

某人至極道足下殷殷眷注之誠可勝銘佩元啓在縣黽勉十旬自謂可矢天日茲蒙足下謬加許可益信未嘗造罪於斯土也元啓用法竝不嚴但持之以信不肯二三欲使小民有所適從耳不然所令不符所好民安所措手足耶或謂小民蒙愛而大戶或多不悅此大不然元啓諸事一秉至公凡小民恃強撒賴及非理誣控借遠年棄產勒找勒贖者元啓俱重加責處以遏刁風至於各富戶惟務矜全縱或小加聲色亦期同歸於善而止不肯格外苛求以是去任回思未嘗害及邑中一螻蟻或又謂小民易感



大戶難化此言尤非篤論各大戶諸君皆讀書識道理者  
豈有不知况元啓政令頗極持平防範之法亦能周到諸  
君子默受其福者已多日久事生當見耳昌黎云若無鬼  
神豈可不自心慙愧每誦其語輒爲悚然卽如小民乏食  
爲上者不早爲未雨之綢繆至於釁端或生致成大獄牽  
累多人寃填牢狴縱報應之說無憑諸君撫心自問能安  
乎今諸君踴躍好義惠濟鄉閭足下尤爲之倡史公所謂  
百里之內有賢人長者焉窮民旣得所而安富戶亦共相  
保於無事豈非極天下至美可樂之事傳者不察多以是  
爲功不知皆諸君子樂善之誠與足下倡率之效語云攘  
人之善者不祥元啓諸事不肯讓人於此獨不肯貪爲己  
力也荀卿子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武侯治  
蜀自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元啓何敢妄希於古  
之所云但欲強爲輕重致有傾邪則實不能故惟持其至  
平者而已

與蕭聿修書

僕負病半月邇日復患背脊痛右手臂幾不可屈伸昨接  
孟雅書知邑中大有紛紜不得不作一書奉曉又念萬敬  
存壽日已屆其子里鴻乞文爲壽已二年因勉強扶病作  
得一文其文信手疾書不加造作然而語語精切生動使  
生眼觀之亦可恍然想見其爲人雖筆力辭藻遠遜古人  
至其神理法度一皆龍門昌黎遺則俗人未足以知此僕



神平居二集 卷一六  
嘗論作文須知線索上走雖其顛倒翻覆做盡身勢總不離此線索之外乃爲神構又貴觸手生波孫可之所謂句句欲活是也否則便如朱子所謂弄死蛇然又貴有消納處雖極洶湧掀騰却無一句瀟灑大要總在落墨處一句得力得勢如史記李廣傳開端云廣家世世受射後便處處在射字生波昌黎孔戡墓誌開端云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後便處處在賢佐二字上生情雖其線脈有顯有晦細按之無一篇不如是要在熟讀而精究之耳讀書之法第一要字字求解又要多讀求解方能得其深處不致獲貌而遺神多讀則其中神理血脈自然融洽不致強探力索生穿鑿之病而其所不解處亦自能曲會而旁通每一文入手初讀茫無頭緒及精心讀之又見其中有千頭萬緒至數十百遍之後則千頭萬緒總只一線穿成一切波瀾都歸槽道所謂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念將遠別無以爲贈又念尊大人逝世之後邑中蓋無復有知吾文者惟足下庶幾足與言此輒一傾寫遂至累幅雖極冗雜無次然其中亦有精實語可味足下於讀古文時虛心密體然後知吾言非欺誑人者也

復蕭氏二生書

去夏奉別後辱尊府君兩度寓書存問臘底許生遇璉回邑始附報牘一函而尊府君已不及見至今以爲恨墓中之石雖不以見委猶當自請爲之况生等惓惓相屬乎然



來書所言皆僕所素知者更乞生等詳記其生平凡瑣悉事及一言一動無關大要而足以想見其性情意態之真者不惜觀縷示及陳先生九齡嘗言尊君過候值縣大夫繼至陳先生邀君同坐君視旁一生有素冠者曰吾請假子以冠因科頭入別室中遯去此最足以見君之真生等言前令羅侯壽日君爲文以祝而自匿其名其事相類其他僕所不知者俱望示及不厭其煩僕文自能簡別也葬期定於何時僕不能親弔當遣奴到縣叩祭兼祭水南廖翁

與蕭氏二生書

遠隔數百里時時念及二生偶有所得亦恨不得傾倒於二生之前惟期生努力讀書有以上承厥考之志大要先以屏榮利之念爲主方令讀書有得處若追求榮利不特榮利不得而文理亦老死不通此兩失之道也誌稿爲一人所據不肯見還亦不必向伊再索使僕之學識從此稍有進益則後日所傾吐者未必不更勝於此如使終無進益則今所云者祇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豈能令其不朽於人世乎今後遇邑中人諸事但婉順其意切勿因僕一人致與爭競僕謂邑中人皆愛我者其愛我之意未必或後於尊公但恨無尊公學識耳昔歐陽公曬書偶檢得王介甫許氏世譜一篇疑爲曾子固作介甫未便能如此僕作陸百戶世譜自謂筆力不甚遠遜



古人然知之者獨尊公一人他人未有言及者足知學識之相遠矣承委墓石之詞至今未經命筆者不敢以草率待我亡友耳然僕歸里後務罄一日之心思償此宿諾僕寧負生友無負死友也

山舍示學者書

文字之道極之千變萬化而蔽以二言不過曰接曰轉而已一意相承則曰接兩意相承則曰轉就其中細分之則轉法有開合賓主而接法亦有淺深虛實何則文之大病曰複曰倒而尤忌者複故必使前後相承觸手生變而無一語之或同開合者轉法之顯然不同者也賓主者轉法之似同而實不同者也淺深者接法之顯然不同者也虛實者接法之似同而實不同者也於類似相同之中猶必精求其異則其心細如髮而其利如刀雖吹毛可斷矣如是爲文必無一語之或同無一語之或同則複病旣去序亦行乎其中矣何倒之有哉子曰物相雜故曰文物不相雜則首尾一色雖元黃朱綠皆不可以言文不特此也蘇明允曰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可以言文何也謂其未經雕刻也若夫爲文而義不相雜則前後一義言者旣苦於無味聽者益厭其繁多耳是何足以爲文哉故夫開合賓主淺深虛實此八者所以使之相雜而爲文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學必有所以教必有所與古之爲學與教皆非



漫然者今之世學者無所以教者無所與貿貿然如羣瞽  
拍肩相將入於泥坑而已矣茲故標此八法以授初學之  
士而總之以曰轉曰接二言比梓匠輪輿之規矩操術無  
多而足御無窮之變庶使學者得有所依以加其深造之  
功夫學至深造自得之候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  
原其樂蓋有不可以喻人者然而原何在卽深造所以之  
道是也致功之始守之不變者曰道得益之後取之不竭  
曰原其實一而已矣苟其漫無所以而妄云深造妄希自  
得此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若其欲有所以也則學文之道  
慮無有出於吾言者矣

與張少儀同年書

榕門椒園二公皆當代偉人其於鄙人亦各有知賞之語  
椒園之見知尤在二十餘年未見之前特以古文作手見  
推至庚辰冬道出濟南曾投刺一謁越宿卽行於旅次草  
具一書告別椒園與兗州葉太守語自云生平交游遍天  
下書問往來無虛日獨元啓此書曲折灌注無義不周歎  
爲目所未見特爲手檢存之至今猶留篋衍昨蒙示傳誌  
二文元啓旣素重其人又私懷知己之恩爲之端誦數過  
因與兒子私論云榕門以道學名故其文嚴重有體椒園  
以品諛文學伏一世古業尤所專攻故其裁句選言悉有  
法度二作皆可竝傳於世惟是前輩手述行狀未經一讀  
私心猶以爲恨昔韓文公誌李楚金墓悉探習之皇祖實



錄之文而語特簡甚較諸實錄存者不及十之三四顧其事實已無不備而波瀾意度又有溢於本事之外者然而習之所撰實錄仍自孤行於世宋人如山谷輩尤亟稱之不因誌文而揜也蓋家狀不厭其詳金石刻不嫌從簡體製各有攸宜且非實錄之詳退之亦無從得此簡要也歸集中李南樓狀誌同出一人之手而詳略各異其例可知後人但取簡要每苦不能詳備昔劉奉世讀相如傳謂使新唐書爲之不過曰少嘗竊卓氏以逃七字而已近時顧亭林亦云孟子書子產校人及齊人出饜酒肉二事其文繁復如是使宋子京執筆一則曰校人出而笑之一則曰其妻疑而矚之如是而已明代諸賢多欲重修宋史大意

總病其繁震川獨云吾正嫌其太簡耳論者歎爲通人之論鄙意果修宋史非網羅一代遺事別加詮述不可若但據宋史修改不過減聲縮字效宋子京故技必不能更加於舊史之上也歐公書致杜祁公之子與商誌墓之文自言僕之爲文甚簡今讀祁公誌乃多至二千餘言可知文之繁簡蓋不在乎言之多寡也唐荆川誌某人墓書武宗南幸緹騎索金一事自云得諸某人口述故敘述較詳其敘廣右戰功語皆親得之沈公故其文精神尤躍出震川書張貞女事則又身居其地得諸童叟千萬人之傳述且於忤人之檢視邑宰之訊鞠皆親往觀之故能如是之詳核由此觀之紀事之文必有所據所據之文傳誌不如狀



述狀述不如口授且又不如身親而目見之更爲的實而  
詳備也蘇明允與楊節推書云旣未得奉一日之笑言所  
可據者在其行狀而狀又不可用嗚呼其難哉非深知敘  
事之難者蓋不能爲此語元啓客寓樵川一載不異列子  
之居鄭鄙顧獨感前輩禮遇之殷自愧無由勉效微勞今  
得太恭人行事亦欲依倣古人言語妄加撰次竊附二公  
之後且以求正於法眼倘得惠賜行述一覽且不限以期  
日令意到然後爲之或不至甚謬於古人之法前書已略  
述此意因小兒留住梅坪候竹籊行李未至元啓孤坐陳  
坊逆旅仰數屋椽之外別無餘事輒又隨筆書此以當一  
夕面談率意遣詞遂至越幅幸恕不肅

復張篁園師書

蒙示先太夫子墓表論合細加校覈門下小生未獲與於  
復土之役敬藉筆墨微勞闡揚先德固所深願况老夫子  
意期久遠敢不仰體仁孝之衷稍自竭其管窺之見用敢  
私有移動錄諸別幅而自喻其所以然之意於此惟老夫  
子垂教焉凡婦人之墓唯特葬者得書某氏之封祔葬則  
義係其夫不得更書暨配某氏明代中葉以後有題曰暨  
配某氏云者前輩已深詆之以爲崆峒以後不典之詞也  
故首行削去顯妣一句表文靜默與仁厚須分作兩層抒  
寫機緒方清故微有更易又敘事之法須掇其異者書之  
事翁姑妯娌等盡人可用故削之又記事文詞簡則事核



取其足以垂信於後故不嫌缺漏不必條數而件繫之也  
又合葬者附書婦德則可不宐累累雙提失主賓輕重之  
體又今世封典誥詞母妻封爵無異稱然勒諸碑板太師  
母合稱曰太宐人至古人稱名無單舉一字之例柳宗元  
王安石戴德元方孝孺王守仁及歸唐諸家文集具在皆  
可考他或裁句略取生新選言稍加典則悉出元啓私見  
不自知其有合否也統惟老夫子再加繩削庶或不詭於  
法

與楊訥庵觀察書一

廿六日接到心經淺釋一冊盥手莊誦得見前輩嗜學不  
倦與其開示後學之盛心欣感交并不禁肅然起立歎仰  
不置蓋楊雄不好非聖之書而於晏墨鄒莊申韓諸子無  
所不讀至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無關遠大韓愈氏  
亦云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又况佛氏  
所說多治心養性之旨非方伎小道及諸子怪僻險賊之  
流可比而心經發明真空實相實爲五千四十八卷之總  
要儒者尤不可以不之考也顧西土梵音多華人所不解  
而禪門宗旨與其分條析目之語類非儒籍所有不加訓  
釋無以通其義而得其旨意所歸然或刻意求深反足滯  
學人之妙悟惟爲疏明其大旨而至理元渺則在乎讀者  
之深思而自得之此淺釋之所爲作也今卽訓釋所及通  
以吾儒之理則六根六塵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及聲色



臭味安逸諸外遇是也所謂五蘊則孟子所謂蔽也交也引也卽空卽色則有物有則之義也空中無諸蘊諸入諸界諸因緣諸諦則無聲無臭之原也不生不滅不偏不倚之中不以寂感而殊不垢不淨不磷不緇之體不以磨涅而變不增不減不加不損之分不以行藏而異也遠離諸苦究竟涅槃成正等覺則樂天知命之境孔顏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信知佛書精要要不外乎吾儒昔人所以喜其與易論語合者此也元啓舊於僧寺得楞嚴全部讀之愛其詞旨精闢其於根塵相入及指明空塵客主之義歷示諸種修行漸次剖析精微細入芒髮竊歎禪學雖崇頓悟要亦必由格物致知而入如來於一切世間義諦無不有以究極其微豈非所謂明於庶物而能有以盡其心之全量者乎或者以聲聞緣覺皆落第二義元啓獨謂人不盡生安之聖卽西土所產亦不盡如來如來之智慧自誠而明者也其由聲聞緣覺入者自明而誠者也然則格物致知之功雖佛氏之學亦豈能有外焉乎雖然儒者之學明於庶物尤必察於人倫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則耳目口體之欲自淡物交自不能引一切五蘊六塵自歸清淨佛氏但求清淨則一清淨而遂無餘事蓋吾儒以盡倫理而得清淨佛以廢倫理而求清淨本末乖違此儒釋所以判若天淵必不能相合也鄉先賢陸清獻公題魯柏院詩有云當年可惜生西土不到尼山講五倫今讀此書序謂



按之人倫事物而實體之卽入聖階梯也千聖心傳一言道破儒釋之辨炳若丹青夫如是又何必爭勝於口舌之間僥倖以闢佛爲能哉昔朱子自謂精通禪理故能不爲所惑世儒妄肆掊擊蓋猶不盡其辭而強欲斷其獄之曲直豈可得乎今爲訓釋其義俾學者得以廣所見聞而復爲序以冠其首使的然知聖學之有在不至漫淫其中而不知所返其有助於博文約禮之訓而爲功吾道者豈其微哉一水之隔不獲躬赴函丈面承剖示竊自貢其區區之見殊知不足仰贊高深之萬一倍增汗懾

與楊訥庵觀察書二

伏聞旌節南極海陬北抵霞嶠竊慮騶從之跋涉爲勞旬日來兩辱賜書獲承勳止康豫私心欣慰非可喻言啓者有附課童生虞某之父虞某者屬建陽縣貢生入籍邵武有年故其子皆在邵武與試近者回自河南來見言建陽學宮經朱子相定其制坐艮向坤明代妄有更張以致人才凋悴昨歲前邑令許爲改復故制一邑歡然輸金至八千餘兩後代者乃欲改從丁向且南移數十步填築故時泮水爲殿址邑人謂如此則脫離環衛乃在沙飛水走之地不如仍舊不改作之爲愈矣用是以爲大戚今閣下按部至邑邑人相告歡然以爲此卽今之朱子也邀入學宮周加相視亦以故制坤向爲宜邑人謂所見實與朱子先後同揆方將以千百年之俎豆報我閣下與朱子竝垂不



朽而卒爲邑令所格至欲治諸生以阻撓公事之罪念此  
舉工費重大且關合邑人材隆替之由萬一制作乖宐勢  
難猝改必須又俟一二百年之後用懇元啓代爲一言元  
啓於形家之學素未究心不敢妄言禍福但以爲朱子所  
定則似不宐有改且自宋之嘉定以迄明代嘉靖以前人  
材之盛較之改作以後若何考諸圖經則可見矣今邑人  
所冀不求更勝於明代嘉靖以前則姑從朱子舊制似亦  
未爲不可古云利不什不易法必謂今向不如其舊固屬  
邑人之私論如謂改向之後利當十倍從前恐亦未可遽  
信若不過上下兩銖之間差勝於朱子所定而已則前數  
百年之功效已見而後來者尙未可期何不姑從舊制邀  
前數百年必可見之功而作此分外不可必得之懸冀哉  
昔程淳公與王荊公論新法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語荊公  
雖拘執亦爲慙屈動容今但以阻撓公事箝制一邑之口  
是猶殺司馬光一人卽新法立行之論矣文中子有言廣  
仁益智莫大於問又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昔黃帝有合  
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元啓  
附離門牆夙承眷愛自愧無以佐益高明值此興建學校  
規復前賢故制見閣下抱如此盛心而德意不能下究邑  
人喁喁慕義向仰如此之殷而下情卒壅於上聞輒敢冒  
爲一言採而納之或亦不讓土壤不擇細流之意乎更祈  
密訪通邑人心何似若非通邑人心如此元啓亦不敢偏



徇一人之意而妄有瀆陳也惓惓之意聊欲效忠於門下  
伏祈諒察不宣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一

人言列傳易修載諸國史者但須纂集耳此不知文者之  
言也國史自有其成書之體故凡遇一朝大事書之本紀  
年表及當時任事大臣之列傳而已其他因事偶及但須  
略舉大端讀者已無不曉若遇此事輒復詳書則曼衍繁  
複亦不復成史體矣至若圖記僅書封內之事既無本紀  
可檢當時大臣又未必卽生此土每朝大事閱者素未之  
知而各家小傳但取直抄史本則觸處皆虛辭謔語雖有  
勤學之士反覆百過終不知此事之若何則又何取此紀  
載之文哉故元啓不但採諸各誌者必痛加刪改卽史傳  
之文亦必考求原委大有更移昔李習之答開元寺僧書  
云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  
將大責於吾矣往歲將樂有諸生蕭鳳威者深谷之從孫  
深谷好爲古文爲戴田有所推重鳳威幼承家訓亦以古  
文自名嘗摘此二語見問意頗笑其狂癡元啓正容語之  
曰必如此乃得謂畏聖人之言亦必如此乃能於言無所  
苟不存此心必至縱言而無忌則唐應德所謂大地爲間  
架安頓不下文也近修列傳兒輩亦笑其過勞且爲某人  
諷語謂志書豈能傳後枉自苦心以此相戒元啓語之曰  
昔者揚子雲作太元經雖劉歆亦以後人覆瓿爲憂然今



已千有餘歲誰以之覆瓿者宋朝諸大儒先生俱親爲詮釋而曾文定公文爲考亭夫子之所服膺猶曰鞏學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其推服之如此故曰後世復有子雲則知好之矣人患不爲子雲耳豈患後世無知之者乎今所屢瀆於左右皆世人所謂不必過求者也然而鄙心則不能以自安也其義則已具於柳子厚梓人之傳想高明必不笑其迂也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二

職官志必志其官名員額秩祿及所職掌之事庶使後人有所考據蓋其體本之周官而史家作志則始於後漢前漢百官表表見爲是官遷拜之歲月而已然其首簡猶必明著之曰某官掌某事秩若干石其屬有某官若干人其體亦不能與周官爲異然則劉昭之補志實依倣班固而作可知矣至於自漢以後官制改更代有不同尤必詳其原委如班書首列相國一條歷書秦漢所置員數綬色之異高祖孝惠文帝哀帝諸朝又各有不同卽其例也今考舊志及新稿但羅列歷任職官氏名絕不及累朝官制改更及秩祿多寡與其所掌何事此特前漢之所謂表耳非志也卽以志論但可謂之官蹟志非所云職官志也且使古今歷任氏名考據極其精博何關於政理何益於讀志者之學識哉元啓初時秉筆擬於州民之科目與歷官之遷除祇書其有行業可紀者其他則盡刪之因恐不足以



饜時人之目故俯首抑志爲之剪裁緝綴設爲表文若干篇空費此無益之心思要其有資警訓者一節之美未嘗不反覆致意焉而舊志乃專以網羅無益之氏名爲博豈非所謂買櫝而還其珠者乎且使讀者如齧木肺咽糠粃毫無餘甘之回其齒頰更不如蟛蜞之嚼雖曰勞多得寡猶有少許之薄償也元啓自戶口風俗以下其於此邦文獻無一敢掉以輕心閣下取宅里祠墓之序讀之其亦可以知其所用心矣今初輯職官意謂此後可無大更張及一觀舊志茫無據依不免如屈子之夢登天竟至有志極而無旁今旣詢訪之無由則不得不求之於古然非遍繙二十餘家之史不易得其端緒也韓子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無後世之傳也元啓未秉筆時於此書體例早已分條析欸今但依類排纂不過旬月可了而舊志乃又有必不可用者所以又未敢必其成書之何日也



祗平居士集卷十六終

順昌門人陳璇訂

祗平居士集卷十七

嘉興王元啓惺齋

書五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三

二十日取魏隋二書及劉昫舊唐書纂修職官一目採其要切語別加部署頗費窮日之勞今晨復取歐陽子所修新史觀之聊欲考其彼此異同之故非有別加採取之意也開卷得其序文一首讀之忽如聳身霄漢之上凡山川紆曲天地員方歷歷皆在眼下於是為指陳分析著其一代始終得失之故如大禹治水綱明目張又如手持巨刃摩天而揚韓子之所謂垠崖劃崩豁乾坤礮雷碾者皆於



此遇之下視蹒跚泥淖之中尺寸不離猶恐或失者真如  
跛鼈耳爲之低徊反覆撫几長吟不能自已又恨乏精鑿  
之士相與共賞其奇雖以閣下之好古隔越數百里無由  
挾摘省微用相餉饋爲之同聲而共唱也子云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自孟荀沒後迄今二千餘年中間能以立言之  
詣自垂於不朽者自司馬遷外吾未見其有兩也元啓向  
讀五代史職方考曾爲學人一一指陳其義而笑茅坤輩  
亦復妄加歎賞不異矇瞍觀劇今讀此愈知歷代史書但  
有司馬歐陽二家而已又恨自歐陽沒後至今七百年無  
有能標舉其義以示後之學者以是知文之難言史公謂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又云可爲

知者道難與俗人言豈虛也哉昔人有言文至不可方物  
處惟神於鑿者能別之次亦須近其境乃生嗟歎合河孫  
文定公得鄙文語同門許道基曰此生心細如髮其所著  
述老夫亦尙有鑽研不到者椒園沈先生於元啓壯歲時  
未相見許爲當代古文作手後於逆旅投一書越四五年  
向兗州守葉棠道及謂此書至今猶檢存行篋時諷覽之  
延津楊觀察素以古文自負嘗出所撰建陽學記求改元  
啓爲添設數語觀察大喜遇人卽稱道以爲此某所欲言  
而不能者真史記筆也首春於使院中效周進士作鄧氏  
譜序一首其首簡云鄧之封國有四其自出之祖惟三而  
其郡望則二小兒大驚曰此非史記西南夷列傳章法乎



柳子竊爲游記未免有準方作矩之痕此則純自胸坎中流出所謂無心而冥會者矣末後略敘其先世孝友事實兒謂此一篇擔斤兩處非此卽序文雖不作亦無害矣然試出以語人果無知者故曰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元啓未嘗不好名然所好者後世之名至於囊軸買聲旣爲素性所深鄙或更攀援聲氣期於互相標榜以固其名如孫可之所云口口附和不敢道破者其恥尤甚故自甲午墮地至今從未敢求知於世卽有知者彼自相知元啓初無求焉惟是不直則道不見故每論道理輒不復能隨俗爲浮沈韓子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相傳之道也屈已從俗是爲貶道貶道者由於見道之未真信道之不篤耳又見古人與友論文必囑其秘勿示人大槩爲無益而名謗耳至歸震川則又添一語曰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古之人其自珍惜其言也如是昨者小兒傳述盛指謂所寄書札俟成書後乃以示人深感珍重之意與鄙心極合雖然成書後亦何必示人語曰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元啓爲閣下相愛故敢傾吐其所欲言者豈欲與時賢競能否哉重之詬厲旣所不甘洩其天機抑亦鄙心所深吝二者旣無一取則莫若終秘之而已矣揚子曰後世復有揚子雲則好之矣如歐公文迄今且七百年而鄙人乃爲傾倒若是第患修辭不足以居業耳豈患後世無知我者乎昨修祠墓



志得歐公所跋王政墓碑元啓特表揚之以爲其言可與  
峴山亭記竝讀然峴山亭記傳誦數百年近代名公各有  
評註究何嘗有一人能讀之哉又况集古錄中題跋小品  
又烏知其爲驚天動地之文乎偶閱新史序文歎誦不已  
念目前無可與語輒爲閣下一言不自覺其決壞籓牆竟  
至滾滾多言及此幸恕不謹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四

所示某烈婦殉夫事此間趙生亦言之然在六月間烈婦  
傳業已繳存官閣此時方修宦蹟傳無暇爲之又讀趙生  
所示烈婦事元啓惡其忤姑以伸己志激烈之風雖盛其  
於至性亦少醜矣因憶歸震川爲陶節婦傳稱其事姑九

年而與其姑同日死知古人誠有非後人所易及者然以  
死自決要非人所易能恐由作文者措詞之不令當爲削  
其悖於禮者存之至德行門死節傳中簽示汪應科一條  
則元啓有必不能承教者元啓少讀司馬子長之書長而  
泛濫諸家之史以爲繼子長後者惟班氏歐陽氏二家而  
已今卽子長書言之所載世家列傳諸公皆彪炳有名其  
畢生行事使談者娓娓不倦聽者悲喜無端而讀者亦惟  
恐其易盡故能傳之奕世而不朽他若一事之奇一節之  
善無有特爲之立傳者傳旣無可立事又不容盡沒則爲  
多方以網羅之如陳嬰范增龍且宋義紀信侯生等則附  
之項羽紀馮驩毛遂李同侯嬴朱亥毛公薛公朱英之徒



則附之四君傳高漸離田光樊於期秦舞陽等則附之荆軻傳至若高祖以後至太初功臣侯者類皆有攻城略地刈旗斬將之功書之則不可勝書略之又不可乃改世表年表月表之例別爲侯表以綴緝之期於事無遺漏而文絕支離非必盡人予之以列傳也盡人予之以列傳則自黃帝至太初世家以百計列傳當以千計豈止三十七而已哉問以此法讀前漢五代二史無有與子長相刺繆者譬之於醫鼻端之贅有法以落之唇口之缺有法以補之巧奪化工故足尙也然而孟堅之傳蔡義已不免爲後人所訾議又况蔚宗以後史家力薄才下有者存之無者闕之其所列小傳或止四五十言其他功行卓殊者又以文

少旁見側出之奇讀之翻覺闕然寡味至若近代志書更無復言史法者如舊志有祖孫父子裂爲數人亦不復知其爲一家之人者病在剽賊前文隨事紀錄不復考究其始終且又力不能作洪鑪之鼓鑄耳此猶贅者任其爲贅缺者任其爲缺諉諸生物之固然如此則又何貴乎裁成輔相之功能哉元啓於鄭瑄事附之裔孫文炳傳郭鉞事附之其子汝傳鄭其諡附之其曾祖與僑傳至節婦傳尤病其散碎觀元史所載直與市肆簿券無殊元啓或二人或三人共爲一傳人不必一姓事不必同時作此紉割譴者似亦可以微窺其意而於科目官師二表外又劄忠孝義節一表以該羅遺事其好勞而過用其心蓋百倍於世



之隨事纂錄者矣今乃欲於無可紀述之人著之列傳則元啓自春初操筆以來真乃無事自擾原稿具在稍爲汰其繁冗旬日早可奏功何必如今所修實費五六月來父子二人窮日夜之力哉應科事祇可列之表中無庸作傳此元啓修書之大例前札已屢言之必欲徇世俗之例則前所修土地一門已屬多事竟從原稿付刻可也且觀書者但當觀其所載不必觀其所不載惟唐世許遠與張巡同事同死而李翱削之類有昂此抑彼之意故昌黎特斥其疏他若周漢及五代間軼事雖馬班歐陽三公不能悉爲之錄也要視其所錄者足傳於後否耳元啓於舊志新稿中刊削者頗有然於此邦利害所關及功德之可以垂

後者亦已略備必欲援史公多愛之例惜其猶有棄遺則俟成書後別延他友輯爲補遺一冊與圖記兼行所謂瑜則相資累毋相及可已明歸熙甫爲人作文雖卒稿後累求不出必遲之又久而後與之其與人書云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太草草耳元啓文求者雖衆然受人口語亦無算惟自幼倔强確守韓子所云信乎已者而弗之易故雖不能進於古亦自信其不猶乎今近蒙閣下謬許爲可與道古故敢不避醜拙盡獻其愚顧其間實有不能勉承教令者則由泥古不通已成拙性非敢故違盛指也元啓能一日作數十文亦常至累日不能構一句如賦役志前許月初涉筆至今不作其中



蓋有難者明徐文長自言有不知恥以爲知元啓亦然世人強不知以爲知雖文成巨帙句字徵詰知其不能爲答耳今晨思欲檢尋會典意謂此書於賦役一門必有端委可究會兒子往省未回元啓不能司繙閱之勞獨坐無事輒草草作此一書自道其所以不能承教之故幸察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五

事必究其所從始孔子生周代禮樂大備之後猶欲追說夏殷而深以杞宋之不足徵爲慨蓋窮理不患其不會歸於一正患其剖析之未精耳故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就今世賦役言之豈但夏稅秋糧均徭里甲其中冗欸碎目悉已併除卽此大綱四欸亦已竝除其始則直曰地丁今則人丁悉併於地竝丁字亦爲虛目直當云地銀地米而已專記銀米大數不溢不斷以之作吏則有餘矣然非考古之士所宜經而出於此也今賦役欸中所宜考定者甚多前志彼此相傳類於孫樵所譏口口附和不敢道破者正復不知有幾鄙性蠢愚必欲考求其故輒悶然而不怡者時或閱日累旬昨於賦役之書偶一披覽忽然有得如遇重寶卽爲疏明其大旨分條各目之下前見堂邑志中所論代編一欸知爲有學有識之士近代百年間少有能如此存心如此考究者因欲得此一書閱之猥蒙卽以見贈足見教誨成全之功而來諭乃有代編卽係正編之語因念莊生有言毛嫱



西施天下之麗人也鳥見之而高飛魚見之而淵沈又曰  
卽且甘帶鴉鴟嗜鼠世間好惡不同難以強一蓋若是哉  
錢蒙叟一生誦法崑山其編次震川全集偶著一二語多  
有非他人所能道者獨其於馬政志不置一詞倣昌黎順  
宗實錄之例置之外集但云其書則自謂倣八書而爲之  
者也可知其於此書猶語語在雲霧中也然則史學之不  
傳寧自今日始哉元啓因賦役一志頭緒繁多嘗慨然私  
語小兒曰前修三十餘卷之書雖非聊爾然精心之士猶  
或可以相助獨此一目雖現在受業如朱生辰應輩倔强  
自豪必不能稍贊一詞若此卷書不就目前竟無有能續  
成之者今幸略有就緒外間人竊爲嗤笑者蓋不知凡幾  
元啓則自謂恐得罪於尼山廬陵兩夫子也吾書蓋留俟  
後世之人有如此兩夫子之用心者耳豈爲今世也或云  
此等不過帳簿何用勞心吾謂王安石亦嘗譏春秋爲斷  
爛朝報由今觀之果可與斷爛朝報例視耶吾修此志直  
以兩夫子之心以爲心不知者固不妨任其詬厲也宋孝  
宗見觀音大士手持素珠問所念何佛僧曰觀自在菩薩  
孝宗云此大士自號何爲念之僧曰求人不如求己現在  
闕至改火耗爲養廉一欸見所載奇數皆不合修書正欲  
相諮又恐重勞誨示以爲奇數卽正數之零者耳鄙意不  
煩清慮只須向濟寧胥吏今將火耗及合州養廉細數照  
原案詳悉錄呈以備刪纂可耳



與胡書巢書

元啓學古文四十餘年誦習太史公書亦三十年餘矣遍觀歷代史書自班固外獨服膺歐公五代史記而竊怪元以前諸家之史率多冗穢不治欲求媿陳范二家已無一得其彷彿者世言金史本元遺山遺稿略一檢閱知遺山特蒼萃諸司吏牘以待後人之採緝實無一語經其筆削也顧元啓一己之私論雖然世亦未有能相信者生平所述鄉里翁媪行事不乏然不過一人一家之私記思欲馳驟往古盱衡當代則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平日所得於太史公之書者亦無自發揮其一二又凡鄙人議論所出必有異乎世俗之所云者聽者往往揜耳不欲聞獨徐中丞深相推服謂鄙文必可傳於後世又蒙閣下不棄出其手纂濟寧志稿委加編次蓋得徐公書院一席資脯以膳家而元啓衰年善病又得閣下爲之供其藥餌首尾一載有餘始得裒然成集非兩公交相翼贊元啓亦無緣獨就此書蓋成書之不偶如是又以閣下暫息搏飛之翮此書未及發刊得以首正暇日重加校勘之功誠恐前稿留存鄴架後之刊者依稿發繕則又空費此月中更竄之勞特懇將原稿發還悉依今歲校本更正雖小加繕錄之費元啓亦所不恤祇期書成寡所疵類足以信今而傳後庶不負閣下鄭重誣諉之意

與王梅生書一



旬日前曾有片紙開列數款囑東君向濟寧藍君處查詢  
既思當事者公務紛繁必不能如吾輩憔悴之士專事較  
計於毫釐分寸之間委諸幕客蓋當如京兆鄭尹之聞某  
子冠畢怫然曳笏却立而已今囑太守君取前紙一以奉  
煩足下雖不能以一人耳目遍知州境之故猶可就近托  
人轉訪現在急欲知者濟寧風俗舊志不但汎及普天同  
例之事其文瀟漫無歸且其立言敘事多有爲他人所不  
解者如以女子薙頭蓄髮之日爲始筭非東郡相聚日蒙  
足下細爲開示僕烏能知然此一節其中詞不達意者尙  
多其他更難枚舉故鄙意欲仿朝邑志例凡其遵循古禮  
及國朝會典行事者一切不載專取歲時嬉游里俗相  
傳之諺及禮數之有異他處者書之特命兒子摘錄朝邑  
志風俗一條呈閱懇足下依此訪求然足下切勿效其簡  
略毋論街談巷語不厭瑣屑示知蓋採訪不厭其詳筆削  
不嫌於簡僕自有調度若採訪過略反恐無從刺取耳現  
在科目表專委兒子纂輯乃知州志府志通志無一非苟  
且了事之作此等最易纂輯之事尙復不肯少費心思他  
尙何說哉好古之士宜不免懣焉而長喟也風俗志本在  
科目之前因僕不曉此邦之故越次而爲之明當刪汰諸  
傳史家所難難在志表故略涉古書者妄謂列傳易修不  
知如近代志書則志表反更易於列傳耳若用古法修傳  
傳亦豈易修哉如史記列傳七十不知者以爲人係一傳



而已不知其未下筆時先將殷周秦漢千餘年間人物一  
一羅會於胸中而有以熟悉其性情心術之微然後分絲  
比縷或驅之左或策之右如名將之統兵雖至廝養下卒  
無一不識其材鄙怯勇而後用之故或同朝共事之人離  
爲數處或代遠年隔曠不相及之人合爲同傳此豈尋行  
數墨者之所能爲此間有蔣生名寅者秀水人僕故人蔣  
德之弟見僕所修圖記句字悉加研校語僕曰近來土地  
一門已了向後只須用吾體裁稍爲更易其次不必再著  
此勞心僕語之曰若爲時賢耳目計雖并無此四卷之書  
亦足以欺之若論吾意所欲殫者此四卷中其未竭吾力  
者正多蓋緣此間無延訪之人故其中往往多闕疑之語  
然古事可以闕疑至如山川村聚亭館橋梁之類現在布  
列州境人人可以足履其地目識其處而口道其名者顧  
一切委諸無稽其何以免荒略之誚今姑就吾之所可知  
者一切不敢自欺成書之後倘念鄙人心力頗悴於是不  
忍令其故留缺陷以貽譏後世則當屈足下相聚一室逐  
節校磨僕自吐其所藏匿而未盡者凡共若干條足下一  
一筆記之於冊歸向曉事者咨詢其顛末亦復一一書之  
僕再加一月更削之勞庶幾或幸免於大失耳

與王梅生書二

趙資爲昌黎教諭收養農家子張文質教之得成進士資  
卒時文質已爲大官欲爲資持服此事甚奇據小註云陳



符錄送顧張文質之名僅見明史七卿表舊志又不爲趙資立傳僅僅見之科貢類陳生必別有所本或散見明代前賢記錄與其後人譜牒之纂述據其文曰文質官尙書尙書無空銜必冠以某部今考得文質於成化十五年二月拜禮部尙書十七年正月以憂去祇此禮部二字已費半日搜尋他事更茫無考信不得不還問陳生且州志府志省志皆云趙資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舉人陳生所錄獨云十二年甲午科舉人故與舊志相異諒必確有可據乞足下往詢其實必有舊人的確紀錄之文然後可書若係里巷流傳焉有相去三百餘年而其姓名行事并與乃父對答之言詳細不舛若是昔太史公傳大將軍徵蘇建傳荆軻徵夏無且傳留侯至徵之圖畫古人紀述之不苟也如是苟但取片紙錄送不問由來輒爲立傳豈得謂之信史夫子闕文之歎朱子以爲悼俗之偷吾輩幼讀魯論不宐躬處其偷再動宣尼之歎如舊志人物傳中呂棠萬甸輩毫無一事可書僕已刪去列之科目表中獨此事不忍棄去特又諄諄詳詢如此此事須兼考昌黎縣志乃晰今求昌黎縣志一觀或直隸通志一觀此事果有志書中亦必不遺蓋顯官必當有傳且文質立朝風槩無一見於後世則其可書之事更無大於此者今已札致書巢先生懇其檢直隸志中張文質本傳見示仍望足下面詢陳生索其根據以來尤爲可信



與王梅生書三

閱舊志近代諸傳都無一語切實大槩所謂八寸三分帽樣雖自來各志皆然入鄙手獨不能隨俗爲浮沈盡刪之則無以愜時賢之意精核之則其可書不能一二語而又以時文塗澤之句不能使人的然知所嚮方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不當列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今往往有謏文之語便使人如入雲霧今懇囑舊時採訪諸公隨所記憶詳悉示知止取顯白雖俚言俗語無妨大忌通文道古便使鄙人無所措手處僕嘗論誌傳之法不必定要褒揚第就本人疵病迂癖處略寫數語克當乎其實使之眉眼如生卽死者亦額手地下矣頃與兒輩論前漢朱買臣傳若正言之不過用邑子嚴助薦歷會稽太守擊破東越有功入拜主爵都尉後爲丞相長史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如是而已試問如此足以傳買臣否今兒童婦女無不知有買臣者乃在負薪行歌道中其妻請去及後寄食會稽守邸吏一節至今千載如見耳前索直隸志中張文質傳不書趙資教育事但累書其歷官之次結後曰處事無過舉語雖過極褒崇然文質爲人萬世無有能道之者矣豈不哀哉今州中果欲傳其先達諸賢必搜其行事質實書之庶資採擇否則僕所刪去者多矣

與胡書巢書



別後久未奉書遙惟動履安吉元啓近刻粗已告竣釐爲講義雜著二種講義十卷雜著先成八卷因刻工尙未全刷末由裝釘呈教先取雜著中論將樂志舛漏書一種寄閱中述宋代武舉之制廖生糾繆原本臚列累幅元啓所取不及二百言後列諸武臣階次於宋史累千言中刺取百有餘言當時亦自謂簡明刻成覆閱尙嫌支蔓未除今復刪去六十餘字於意乃安已命刷工另行繕刻因歎文章甘苦自知之處固難喻他人若如原刻便似顧寧人日知錄全謝山經史問答體裁專以剽襲舊書示博非司馬韓歐家法矣近有爲其祖母求作孝節傳者手述行事二紙附以通志歷城志鹽法志中節婦傳三條覽之竟無一

字可用因細求其敘次滲漏處一一呼而問之至再然後略得其窾要揮成四百餘言今并此生所述事狀附覽未知鄙文視原狀較爲親切否元啓客居四載自閣下外知交落落忽爾鱸魚動念於初四日入城向新運使告辭南返不謂運使亦一書生挽留甚切窺其意似必不令元啓拂袖告行者姑俟將來定局後再商行止可耳昔歲承賜示先世事蹟元啓才短無可下筆處遂爾擱置經年近小兒以元啓旣動歸思此文不可不作竊謂宜將諸公紀述盡數見示庶得渺慮澄思密求窾却異日會晤時再加研詢或冀有一二切合之句若但以膚辭謝責閣下亦需此何爲必喻此意勿徒罪其怠慢也元啓今年六十有三較



韓退之已多活六年較蘇子瞻亦多活一年若天付以歐陽永叔之年不過再有三年耳死期日迫不能無顧念於後世之名前此志氣強壯有求刊鄙人文字者必力謝之今衰老自問所學必不能更有所進故一任兒輩之妄爲刊布至應酬文字中亦頗有數篇不忍遽棄者中秋兒子回灤悉竟排纂僅僅編成八冊其雜著及書狀二門竟未動手明歲場務關心大約須俟秋冬卒業矣兒子有詩稿二百餘首春間與沈生心醇一視今其稿竟爾放失兒子以此爲戒欲多錄副本以備遺亡然而繕錄之工亦非寒士所能猝辦前者小兒編次鄙集時閣下有先覩爲快之一語因念昔歲在中丞使署中有書發交椽史謄錄所給之錢雖不足償其工費然承使君之命彼亦樂而爲之如閣下處可援此例則現在未經成集之書亦可多留副本於世異日可備兒輩之續纂

答胡書巢書

昨歲接奉手書至今未遑裁覆固屬懶惰廢禮亦緣胸無觸發區區末俗寒暄之語不足仰煩聽覽是以其情欲密而反疏今晨重披來示悚疚彌深伏蒙齒及拙著數種惟補漢兵志及孫可之集兩種正譌之書微有發明前漢地理辯證乃由小兒寡昧得覩趙君駁正義門之說驚其精博元啓伏讀竊謂齊固失之楚亦未得也趙君所據大半本諸酈氏水經之註他書可爲班証者援據甚稀卽其於



酈氏原文採取尙多失當間爲核正數條郵示小兒使知讀書之法非可以鹵莽從事復念韓子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等書正使考核精詳所關於得失者甚細徒枉智思終不免掎摭糞壤之譏以故遂爾屏去不復爲卒業者覆讀龜山文集念昔謬宰將樂無一事可以垂後惟此書曾研究數過欲編成記疑一書郵示邑中有志之士令爲後此重刊之本顧其書編次乖宜直須重加排纂又其中脫簡亦多往往以此篇文句錯置彼篇鄙人評語非并原書抄錄不足以曉觀者竭此暮年心力恐亦須殫卒歲之功成書後重加繕錄筆札供膳之費便非寒士所易辦日暮途遠而志願甚賒深恐溘先朝露後人未必能繼成吾志以是日夕皇皇現在重編目次已就尙未加功因來書以著述事相勉藉此聊作一昔面談想不滿高明一笑也



祇平居士集卷十七終

仁和年家子潘本義訂

祇平居士集卷十八

嘉興人王元啓惺齋

書六

與陸朗夫廉使書

昔歲里居馮孟亭侍御枉過自言強年抱疴不能爲國  
家廣羅賢俊然語及閣下學識意趣一切超越恒凡自謂  
一可敵百及至此間飫聞輿論益信閣下爲今世古人惟  
是荒陋之胸自問無一可爲請益之地是以未敢漫通尺  
素然而欽仰之私未嘗一日稍釋於懷也元啓幼攻舉業  
自已酉鄉試報罷後忽念此事不足以竟吾學遂發憤篤  
專於古質旣愚下又無良師友爲之前導徒守韓子所云



沈潛乎義訓反覆乎句讀以默求古聖賢人之所用心者積日既久遠近同學之士謬以能爲古文相推許凡欲紀述其先人功行者往往歸焉因得據事立言於孔子之道時有發明然所辛苦而僅有之者不過一知半解自愧不足與鴻儒碩士爭能又素服子思之訓以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用是閤閤以居未敢列於當世作者之林辛巳冬祝融爲厲生平手批書數千卷悉燼於火兒子有鑒於此凡行篋所留殘稿屢請付梓不許今年陸德平邀主敬業講席兒遂以脩脯之入爲元啓校刊雜著數種元啓以爲此皆徇外爲人之舉非篤志閤修者所宜出此然旣已成書不敢不就正於有道是用冒呈鈞

座冀得一言教誨之使之豁然脫所迷謬益得究心乎其所未至也過蒙手書賜復兼有溢量之稱捧讀之下慙感交并所賜切問齋文鈔匆次未能卒業然畧一展讀見其中所列者無一不內切身心外周日用以元啓鈍拙之資雖竭數載之心思恐猶未足以究通其義旨也是則拙刻雖未獲一言之指謬而其所以教我者則旣宏多矣用敢先具一言爲謝屬有負薪之疾裁答稍稽想蒙見宥不罪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一

昨晤范恕堂明府述閣下鄉先達之言謂閣下爲吾郡第一名宦元啓獨以閣下不專以宦蹟著能亦非一鄉一國之所能囿閤修篤實之學直當推爲當代之醇儒元啓



非好譽人者蓋亦微有所驗之耳頃蒙貶損道德手書下  
誨愚蒙中論廟制難復因謂名亦不可冒居仰見閣下析  
義之精非淺學所及闢我茅塞惠教多矣抑又聞之先儒  
有言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心與分學者不  
可以不之辨也何謂分制度禮樂器數貴賤各有其等不  
容干犯者是也何謂心報本追遠仁孝誠敬之念盡人所  
得自致者是也古人祭法首嚴廟制每一世自爲一廟有  
門有堂有寢外爲都墉天子七以至官師一皆是也其次  
禮樂雍歌佾舞之類是也其次器數籩豆簠簋之屬是也  
其多寡隆殺不容僭差者所謂分也至於報本追遠盡人  
所得自致者不以古今聖愚有別亦不以貴賤有殊也大  
學之道首云欲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於天下非天子其  
孰能之居然身任其事則謂之僭存此心究此義豈得遽  
謂之僭孔子作春秋假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人未嘗與  
季氏三家竝論何也明儒歸熙甫論宗子之法雖不出於  
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做而行之度幾有復  
古之漸乎所謂禮失而求野雖自古明盛之代蓋亦有然  
也宋伊川程子於冬至日祭其得姓受氏之祖不特行之  
終身而且立法以示後人使子孫得知有禮義伊川於此  
恐亦不可謂講之不熟矣朱子程子私淑之門人也纂修  
家禮亦復明著冬至祭始祖之文後與門人私論始復自  
疑其僭然於家禮原文卒未嘗有所刊削蓋祇自盡其心



實未嘗妄干其分也古云官師一廟豈謂官師不祭其祖乎祖以上有祭寢之法在焉至於立廟以祭其禮獨隆則惟考爲然耳後人不知心與分之辨與其不可僭者乃在乎廟輒謂官師以下止祭其考程子六禮大略特援喪服齊衰爲例謂士庶人皆得上祭高曾此論出而千古祭法乃定周公制禮所云通於上下者得此而其義愈明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然吾謂祭與養同義不當援喪服爲例何則大夫不得廟祭高曾而得廟祭其始爲大夫者始爲大夫與主祭之孫豈必皆在五服之內蓋旣爲吾祖生不得不致其養歿不得不致其祭惟是功德有淺深則隆殺殊等世室之與夾室是也世代有遠近則疏數異

舉時祭之與祫祭是也此則所謂禮由義起者也試以養道論之世言南方多百數十歲老人往往有及見其五六世之孫者近來山左人多早婚親見有年未八十已得抱其五世孫者萬一有服之子孫先死爲其五六世孫者以爲吾旣無服遂不復供養其老乎抑供養及於五世以上卽謂之僭乎生養及於五世以上不謂之僭歿祭及於五世以上獨可罪其僭乎閣下又謂祭止高祖過此以往非僭則侈僭與侈亦須有別如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顧不安於名位之卑妄用尊者之數是之謂僭禮數皆不敢僭顧每祭必薦金石音聲以誇耀其鄰里是之謂侈今旣不敢立廟卽簋簠籩豆不敢踰制闔戶以祭雖鄰里有不



知焉此但自致其仁孝誠敬之心何侈僭之足言故謂朱子語錄與門人私論之語乃其一時之自為迷眩其實無傷於禮不得因此遂崇朱而抑程也况程子之法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祭始祖或疑其世太遠先祖非得姓受氏之祖不過五世以前已祧之祖今但於已祧之祖之遺主不忍毀棄使得一與歲終之祭而於國家格令非有明禁是亦為人子孫所得自為之事顧因不得為者之不可為并禁夫得為而為之者恐非古聖王廣孝教厚之義也廟中昭穆之位謂取南向北向西方為上之義此特可以言祫祭時之位次非立廟時分左右為昭穆之義也若立廟而取南向上西方之義則自太祖而下二世四世之

祖當居穆廟三世五世之祖當居昭廟周制已顯與曲禮

之文相背矣愚謂鬼道尚右非愚一人之私論亦出朱子

之言本之歷代先儒衛次仲論主之長短有左右之異右

右祖左孫之語田氏廟碑有初室二室東室諸稱盧渾墓

銘則曰前汝父母右汝兄曾子固葬其二女慶老前妻所

出居右興老後下至元明二代猶然戴表元中枝山葬記

妻所出居左 敝鄉守禮之家葬必右考左妣是近世尚有

皆祠堂制度 行之者蓋昭穆以幽明為別左右則以人鬼為分義各有

當不得牽合為一輒謂昭主尚右穆主又復尚左也地義

自東而西故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人有疾臥必東

首受生氣也遷主自東而西蓋取漸而即遠之義於禮無

可疑者必欲酌親疏而為之隆殺則祧主但與歲終一祭



固未嘗與高祖以下竝舉四時之祭也竊謂考禮者須先明乎心與分之別分不可干心不可過如此乃爲兩得其道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先儒謂之均於不孝如齊王知釁鐘之不可廢仍令殺牛以釁於禮則得於不忍之心毋乃有傷乎元啓有故人子篤學好古後讀儒先書遂講道學見今本家禮後人所增祧主毀瘞之議輒舉五世以前舊主盡爲斬伐焚毀俄以壯年得奇疾而死人謂其祖先譴責所致怪神之事雖爲儒者所不道然而禮必有所自始報本追遠禮所自始也今至忍於戕毀其先世之主則禮之大本已失其所奉爲禮者特簡策之文而已矣豈非所謂非禮之禮也乎凡此皆元啓自求一心之安

不敢拂已志以阿比時賢妄希知禮之譽然考之先儒之論而合稽諸國朝之法制而無礙又援程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例與歸熙甫格令所不禁之文酌爲準情協理之制如此使子孫得知有禮義必欲徇魏晉已降不經之論以自過其不忍之心則實有所不敢昔朱子謂南渡來八字立脚理會切實功夫者惟某與子靜而已子靜之學不盡合於朱子然欲求一能理切實工夫者非子靜莫之許也元啓迂濶自將往往爲通人達士之所訕笑以故雖有所見俛俛焉靡所折衷見閣下不牽於俗動必協於古義故敢往復以盡其愚如果於理大違或冒犯國家之禁致陷干名犯義之誅仍望重加誨諭俾得免於



大戾則幸甚感甚再者祭必讀祝亦鄙人私見今書數言於別幅蓋亦有疑必問之意幸垂教焉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二

昨接手諭蒙閣下不鄙其愚曲爲啓誘展讀悚感非可喻言顧蒙錮之胸一時尙未能開豁輒復再效寸筵之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禮雖外著之文實根所性後儒自矜淹洽博引旁徵爲文章纒纒然使聽者耳爲之聳然使隱之於心而有未安則是徒滋口舌之辨而已非所謂禮也雖然心安矣或爲國家格令所禁則雖禮有明文亦不敢生今而反古格令又所不禁乃爲後儒議論所奪至自遏其仁孝之心則亦非古人爲己之學諸事必內求諸

心者矣竊謂禮文繁漫筆諸書者一一皆當內驗諸心然後不拂乎所性之本然程子執歌哭不同日之義堅不赴唁司馬不特爲當時蜀黨所譏至今猶授人以口實惟泥其文而不深詳其義隱之於心而實有未安故耳然則考禮者其不可徒恃一偏之證據明矣有此疑慮所以重有溷黷元啓不通於律如果律有明禁仍望矜其愚昧而加誨責焉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三

元啓資性鈍劣不能廣蒐逖覽以自博其見聞唯是幼讀古聖賢人之訓往往有槩於中及年稍長自分才力遠不如人何敢妄談天下事庶幾一家之內以身爲率或冀後



人得稍知禮義因欲私纂王氏家範一書以爲子孫之法  
守頻年奔走卒卒未遑孤負初心私爲憐悼辛巳夏卜居  
郡城倣古人治室先營宗廟之義設立五龕以棲先代神  
主又念祭法與宗法相表裏故一切薦饗諸儀及子孫傳  
授之次皆有訓諭令兒輩黏諸祠壁蓋出鄙人一己之見  
非敢出示他人強斯世以必遵也來教乃云亦欲效法其  
所爲使人驚汗流浹手足俱無容措豈先達之於後進誘  
使盡言道固應爾乎然幸客居附近門牆亦願以私意就  
正有道譬之有惡疾者必舁置四達之衢不敢自藏其醜  
庶冀有和扁之流能治此疾者爲之厲針磨石而前也僕  
之意以祧主必不宐毀瘞歲終則陳其主而合饗焉此祭  
法非宗法也然而祭法立宗法卽行乎其中今來教亦兼  
及宗法故敢錯舉以對至於言辭鄙拙罔識忌諱惟閣下  
先進成德憫其愚而曲加恕宥焉閣下謂人各抱其無窮  
之隱願與必欲自達之誠似有不能徧給之憂僕以爲古  
聖人無有不曲體斯人之隱願而爲之徧給者大學論平  
天下者必使人人各足其分願而無一夫之不獲故有絜  
矩之道中庸論至誠之功用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推其由  
來不過盡己性以盡人性而已性無貴賤之殊聖人必兼  
有以盡之非徒曰克遂其性已也卽以報本追遠而論時  
饗及於高祖此特有以遂其性而已未可謂之盡也上祀  
及於無窮斯已與人之性皆盡矣若以等威無別爲嫌愚



竊以爲過慮昔人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  
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  
而不危生之厚之扶之豈必戶給以封君之奉哉亦使各  
足其分願而已天子得爲六世之祖立廟諸侯以下降殺  
以兩至於士則皇考亦不得立廟庶士庶人則雖所生之  
考止祭於寢其所陳設牲牢器皿亦各有等夫如是雖下  
達之禮及於庶人自不患其無別孟子論尊親養親以天  
子爲至人人欲爲其至則不可慮其無別而曰庶人以下  
槩不得尊養其親豈理也乎歐陽子論爲人後者爲其所  
生父降服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僕亦謂  
廟寢牲牢器皿皆外物也皆可以降獨此報本追遠之思  
不可遏必欲禁人之追祀與禁人之尊養其親者何異乎  
大宗之法今廢已久然而小宗之法實未嘗廢閣下謂不  
問所宗大小皆得祭其四親恐其察之有未詳也今世族  
兄弟而同爨者希矣其同守先人之故廬者累累有焉同  
爨則間及從祖舅弟至於從父舅弟則十九皆同爨也故  
從父舅弟世稱同堂兄弟同堂兄弟雖少亦須三四人當  
其祖死而諸父皆在不聞諸父各設一主別具几筵以祀  
也其或嫡子先亡則雖繼祖者得承其重不聞同堂兄弟  
紛然各設一主至三四之多也至支庶分異時但有奉其  
禰主以去未有并奪其祖以上之主以去者則凡祖以上  
之主惟繼祖繼曾繼高者奉之支庶分異者或設虛位以



祭則有之矣必欲祭於其主之前豈有不告其宗子者乎是則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此禮蓋至今世猶存也豈得謂不問宗之大小槩得祭其四親乎至於祭四親削去始祖以此爲朱子之勇於改過僕又以爲不然程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僕於冬至祭始遷之祖至得姓受氏之祖未之及焉此鄙人之牽於流俗安於苟簡謂之懦於從善可耳今必以廢古徇俗爲改過則舉世誰非改過之人何獨尊我朱子且程子之說備載家禮小學二書家禮卽未成書小學行世已久於此卒無更改則固明以其說爲定論矣謂朱子手定之書無足據出門人之私記者反足據乎推閣下尊朱之意惟所示答潘立之書其論最爲明晰謂古人雖有始祖止祭於大宗之家此爲深得古人尊祖敬宗之意如周祭后稷魯則以周公爲祖后稷非所當祭矣三桓之後則以慶父叔牙季友爲祖不得又祭周公矣知此益知宗法之不可不立矣然而程子獨立始祖之祭者正以後世宗亡族散不復知大宗之所在於是人得以非大宗自諉而我所自出之祖其遺澤能延至數百千年以後反等諸無祀之鬼爲人孫子之心必有蹙然大不安者此程子所以不辭越分之嫌毅然以主鬯之責自任也古者大宗旣絕支庶亦可承祧必欲引嫌自外忍令數百千年血食自今而斬於心安乎禮所以寧割其所生之愛使之厚於所後蓋以尊祖敬宗之義律之則所生之



愛於義不得不降今不必割愛於所生而得以緜其始祖之血食又爲國家格令所不禁何所畏忌而輒自抑其不忍之心至於祭法立宗法卽可及身而定我之嫡長子卽繼禰之小宗也繼禰者之嫡長元孫卽爲繼別之大宗矣是故家家祭始祖固不可無一家祭始祖尤不可祭法旣立宗法旣行不必家家設始祖之祭而自不患其或餒此爲準之於情而安酌之於理而順聖賢復起竊謂無以易此且釋朱子之意第謂始祖不盡當祭非謂盡人皆當不祭也苟以我族同姓不盡當祭之人則必於舉世同姓中別立一當祭之人然後可而舉世同姓中我知誰爲嫡長大宗知其爲嫡長大宗我能強之使宗我同姓諸孫特爲始祖立祭乎孔子大聖人也師表萬世後人蓋無敢與之相抗者然惟當吾世而有聖人焉故雖顏子亞聖不敢冒居師位後百餘年去聖漸遠孟子之德雖差遜顏子不得以師道自居又千餘年去聖益遠韓子之德又遜孟子亦不得以師道自居若以越分爲嫌則孟韓二賢皆不免於吳楚僭王之擯矣以程子進尸宗子之任是卽孟韓以師道自居之意也昔曹不受禪之後漢統旣絕劉備以中山遠裔崛起偏隅朱子特以正統目之伯休父之宗旣絕當宋之時克當宗子之任者非伊川而誰哉以劉備得承正統例之吾謂舉世之程皆當奉伊川爲大宗不應他族之賢反以干冒正統譏之也禮經不著祭寢世數非



略也中庸述周公所制祭祀之禮至於下達庶人是庶人亦得祀其五世以上之祖五世以上之祖皆得而祀之固難以世數爲限也然而高祖當特受四時之祭不應爲其父祖所壓祧主不與時饗又不宜混諸高祖之室此鄙人所以別設祧室以藏祧主者蓋所謂禮以義起者也閣下又謂今世時饗列四龕之前已無異於祫祭似以歲暮之祫爲多事者愚謂古有時祫大祫之文祫及高祖時祫也兼及祧主大祫也義各有當似不得因四時有祫遂廢大祫之禮也閣下又疑設立五龕則當時饗時合祧室之靈旁視其子孫之顧饗而不得與似又未達古人制龕之意古祭必奉主於正寢固去祧主甚遠今卽隨俗設祭龕前

亦不得謂其無別何者古者父子異宮而處廟制亦然後世廟雖同堂然必別爲異室亦取古人異宮之義要使祖先各自爲尊不相降壓朱子所謂昭不見穆穆不見昭各全其尊是也今制主外有櫝櫝外有龕龕外有簾所以示別於他室者至矣祭雖揭簾啓櫝諸室隔不相通昭穆仍不相見也况於祧室卽簾亦未之或揭閉諸最西一龕與古藏諸夾室何異夾室亦在太廟之旁四時之祫何嘗以旁視子孫顧饗爲嫌乎又况毀其主未必能遽滅其神主在則雖不與四時之祭先世之神猶得所依附而安并其主去之則遂無所依附而寢東爲先靈棲托之地歷世旣久勢不能驅之使出我宗祠之外則當時饗時五世以上



之祖浮游於梁楸之間眇眇於俎樽之外斯時之旁視顧  
饗而不得與者其情尤慘而親廟之主坐享子孫之祭者  
亦恐其有食不下咽之悲也然則慮其旁視顧饗輒先戕  
滅其主期爲吾目之所不睹此與盜鈴而自掩其耳者奚  
異乎又云龕之爲地無多祧室之龕積久不足以容此則  
鄙人始慮亦及之旣而知其不必慮也易曰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世無盈而不虛息而不  
消之理凶荒兵革轉徙流離先代之主豈能一一備存無  
失仁人孝子弟就見存之主祭之不能徧及於所不知也  
又況古者壞廟之道雖非盡撤而悉去之然而易檐改塗  
亦必微示毀之之意故寒家已祧之主必去其櫝蓋亦預

爲後日漸多之地且主之尺度甚卑不及龕制之高四之  
一祧主漸多則累爲之架新祧之主不足以容則舊祧之  
主遷之上架於同焉祧毀之中別寓遷祔之法變而通之  
靡所不可要不得慮後日之難容輒先自毀其見存之主  
也雖然從俗設祭龕前禮無大悖顧必奉主正寢以祭何  
也祭時主人獻斝必令主婦點茶又凡庶子庶婦及未婚  
之子女咸備其列寢東地窄周旋進反肩背相摩於禮不  
肅又必陳設食案者四香案者一須正寢乃可行事果欲  
竭誠備禮以格我先靈固不得苟且而徇俗也廟中陳主  
從古以西爲上其改爲同堂異室之制以西爲上則朱子  
謂自漢明帝始然至南宋時歷千數百年無改元儒亦不



聞更有異論至明代中葉以後始有中左中右之議明初無有也明會典所載祠堂制度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考次之時祭儀節前一日設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東別設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祔食位於東西壁下皆右男子左婦女可知中左中右及左男右婦之次皆始明之叔世蓋因當時達官貴人不安於庶人祭寢之法妄欲僭擬王朝廟饗之儀竊生異議不知王朝廟制太祖居中餘分左右爲昭穆今昭穆之次久廢自卿大夫以下例得廟祀其先者亦不聞有太廟之設徒以左右爲分於義已屬無因至於庶人無廟祭寢之法祇應從歷代右祖左孫之次尤不宐妄生僭擬又况右主左主長短之度見於穀梁傳疏知神道尙右實自周代已然何得謂古無此說考之明史成化中祭酒周洪謨實創此議洪謨一庸妄儒生逞其愚而自用之見不特變亂國章紛更祖制并欲盡廢數千載以來遵循舊典學古之儒正宐羣起而力攻之也今閣下特舉本朝大祫之儀見示是亦未免爲洪儒之論所惑又云不宐顯違今制則愚意益有所不安如今官府治事皆南向家居使子弟進而受事則但東北隅坐命之不設南向之座蓋所以示別於公不得謂其顯違今制也况自國初定制以來廟饗之儀未嘗頒行天下使士庶咸式今必強而相擬則會典所載國朝王禮多矣寧許士庶



人一一相擬乎至近儒金賁亨之論謂宗子宗婦中立而高祖考妣僻在一隅非對越之義此尤不達於禮而逞其私意論古恐未可據爲格論也宗子宗婦當進俎饋食時何嘗不入室行事各跪獻於其主之前至於前此降神參神及後此送神宗子宗婦與庶子庶婦咸列在庭乃古拜下之禮期以自竭其誠敬而已卽今滇黔之地僻在西南闕廷自在東北然當正旦朝賀時彼土臣僚但有北向行禮而已滇黔直北當川陝二省之地非順天府地謂彼土臣僚不知有對越之義可乎又況古時廟制太祖東向昭主南向穆主北向諸子姓在庭行禮揆之對越之義於昭主則得矣於太祖穆主奚當焉韓子云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卽怪之其卽近世言禮之士之謂也歟然吾謂孔子亦有從衆之時如麻冕之改而從純是也顧雖勉徇流俗未嘗斥麻冕爲非禮苟有服麻冕者度亦必以知禮許之今也不然不言已之苟從流俗反斥周漢以來數千年共遵之禮爲非是以自文其不能復古之失此則金氏之妄也閣下又云分非徒格令所及與廟數品物之間已也蓋卽所謂禮也禮有本有文禮之本上下同之報本追遠之心是也著之爲文則有尊卑隆殺之不同乃所謂分也分之言分也如人子受分於父嫡庶多寡不同要皆各有應得之分庶子固不得與嫡子爭衡也然則祭饗各有定分非謂廟制品物之殊數而誰謂哉愚以爲人得



展其仁孝之思而又不失其尊卑之等夫是以謂之禮禮固合心與分而言之者也今止以分言禮而不卽乎人心之安是舍本言文孟子之所謂徒法非先王禮以節性之本旨矣况今禁人之追饗其先則夫報本追遠徒抱此無窮之心者旣不可謂之禮矣乃以分言禮又謂禮在廟數品物之外則非本非文所謂禮者究何物耶至云格令雖所不禁亦必參之經訓證之儒先僕雖蠢愚何敢悖經訓而拂儒先顧謂上祀之禮下達庶人明載中庸是卽經訓之可參者也始祖先祖之祭立自伊川是卽儒先之可證者也故僕謂歲暮之祫兼及祧主準之於情而安酌之於理而順聖賢復生無以易此者也來諭論廟制難復因謂名亦不可冒居深得孔子必也正名及名不可假人之意又引朱子答潘立之書見示使人悚然益知尊祖敬宗之義所以開發愚蒙者不少非閣下潛心內考深究乎古人制作之原烏能及此間有鄙人蔽錮已深未能驟喻者妄效古人各言爾志之義不敢自藏其醜所謂置惡疾於通衢竊冀和扁之療治也伏惟矜其愚而加惠教焉幸甚幸甚不宣

論理一分殊之義書

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至遭兼愛無父之誅其弊由於但知己物之理本一而不知其分迥殊名法家嚴於上下之辨然而一則專決於民而失人情一則專斷於法而親



親尊尊之恩絕其弊又由於但知上下之分迥殊而不知其理本一能兼通乎理一分殊之旨知其道本竝行不悖斯乃為儒者大中至正之論耳自秦火以後禮文放失儒者不見全經往往膠於其所已言不能旁通於其所未言甚者叛棄儒先顯違經訓不惜矯情拂性以蘄附於知禮之稱大抵皆名法家之貽禍也近讀中庸大全偶著論辨數首有可以補訓詁家之所未備者非敢故異前人私欲精求其是而已顧未知於理果是與否幸垂教焉

祇平居士集卷十八終

海寧年家子陳用敷訂

祇平居士集卷十九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書七

復姚佃芝學使書

青來先生與鄙人往還半載議論往往多合獨至祭法則彼此牴牾不能相下家祭論一篇乃其最後所作議論較前益進然獨不以相示殆因鄙人頑不可化之故從古議禮家紛如聚訟非聖人復起莫折其衷雖然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論禮不及士庶人家祭不為不知道鄙人先所論著非敢故異他人第求即乎人心之所安者而已苟其準之於心而安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不可者必



欲爭勝於口舌之間即徒滋議論奚為焉故近雖續有論  
著亦未敢出以視人頃蒙閣下手書見索僕亦詎敢終匿  
但日內因小女孫出痘不能料理及此容稍遲數日錄正  
先此率布區區不一

與姚學使論祭祀書

僕於歲終祫祭兼及已祧之主蓋倣伊川程子兼祭始祖  
先祖之意而伊川之法實本中庸上祀之禮非其所臆創  
因稍為論著以發其意出示同志雖先達中篤古而達於  
禮者亦復閤閤不已因遂自匿其稿猥蒙閣下不加鄙棄  
殷殷見索不敢自外輒檢舊著中有關祭義者得若干首  
錄諸別本以獻竊又自喻其所以然之意於此僕以周公

所制上祀之禮下達庶人則庶人亦得祫饗其先世論者  
乃云章句但言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不言又推諸侯大夫  
士庶人之意以是為疑古稱周公作經不可具出略舉以  
明義朱子章句何獨不然必欲用此為疑則請再以後章  
之義明之後章繼志述事朱子以追崇先祖為訓如論者  
之說當云此繼志述事之實事也下文又詳言之可矣乃  
不以槩乎其全第曰此其大者下文所舉祭祀之禮則必  
以其通於上下者言之通於上下非即斯禮之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者乎詭其說者以修祖廟四事為通乎上  
序昭穆五事為通乎下先儒辨之已詳謂如祖廟一事自  
天子下至官師皆有可修即皆有可陳可設可薦即序昭



穆以下皆可隨分而自盡何得專言天子或又以修祖廟以下爲時祭序昭穆以下爲祫祭先儒又以爲非兩節皆一時事時祭祫祭莫不皆然 本朝陸清獻公力主其說謂他家專言天子不兼上下言者爲大謬之論則是祫祭之禮之達乎諸侯大夫士者固不待鄙人之覆說而明至於庶人雖不得妄干其分未嘗不可倣此意而行之何則庶人無廟然而先期灑埽堂室則亦修祖廟之遺意也庶人無貴賤之爵然而外姻之來助祭者未嘗無甥舅輩行之差則亦辨貴賤之遺意也周公制禮要使人人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止未已也夫子又推言其意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也禁人之以事生存者事其死亡而五

世以上爲吾四親之所素尊者必爲擯而絕之使子孫無自得申其敬使周公作此以強世夫子又何得謬稱其禮之通乎上下者爲得事生存之道而美其孝爲獨至也乎古人每事不忘本始孔子於先代始爲飲食之人雖疏食菜羹必祭始爲飲食之人與吾五世以前之祖其世孰爲近遠其分孰爲親疏其恩施之及我孰爲淺深厚薄顧於飲食之及我者雖數千載無忘於身所自出之原闕四世而遂忘之古有迷罔之疾天地四方無不倒錯者使孔子獨祭始爲飲食之人不以滴酒粒食及其始祖先祖吾直謂其有迷罔之疾可耳至於祧主毀瘞之議實出魏晉以降晉永和中虞喜引魏昌黎韓子博極羣書特以事非經



據斥之論者乃引既虞埋重之文謂埋主自古而然是不知有主與重之分而竟執重以爲主也古者既葬而後作主始死設重以依神置諸三分庭一之南當西階殯宮之左將葬重先柩從示神與魄之不相離也既葬則當奉主以祭若又迎重而返則吾未知位置何所仍置中庭則於義無取列諸几筵則似兩主竝立神將莫適爲依故埋諸土中使神得專依於主是亦墓藏廟祭之義於人子之心無不安者故曰重主道也重有主道不得卽以重爲主也又曰周主重徹焉謂既已作主則重可徹也今於歷世崇奉之主既祧之後又不設他物依神輒敢毀而棄之使永爲我之所不知不見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殆爲

首創是議者言之歟或又以五世親盡爲辭愚謂古人上治祖禰旁治昆弟下治子孫其義一而已矣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親屬竭則喜不相慶憂不相卹如塗人爾然而古有九世同居者史臣誇爲盛事而特書之且以彰其本朝治化之隆謂可焜耀於後世而當日之人君亦且從而獎賚焉於義何居蓋九世之昆弟雖遠溯其由來皆吾九世祖之裔孫也顧於九世祖之裔孫則相與驩睦無間如此於九世昆弟同出之祖則漠然如秦越人之相視不屑以滴酒粒殮相饋是豈出於人心之自然乎不出於人心之自然則母乃矯情拂性而爲之乎程子之法冬至祭始祖朱子謂古人雖有始祖止祭於大宗



之家似以程子爲不當祭者故僕援古人爲後之義以折之謂當宋之時程子卽可以當大宗之任論者乃曰如此則欲祭始祖人人得以伊川自命夫伊川之設此祭法原欲使後人得知有禮義耳今使人人以蹠躄自爲則不可人人以伊川自命則人人知有禮義人人知厚於本始親遜雍睦之風將遍於天下不難躋今俗於唐虞三代之隆不知議禮者何惡於此而必欲禁絕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古人凡有損益無不予人以可知其他損益之所不及則但有因故而已本朝自世祖定鼎以來於神廟以後累朝弊政剗革殆盡一一見諸綸音所謂損益之可知也至嘉隆以前遺法未有改焉則如明會典所載祠堂制度家廟禮儀祖先位次以及嘉靖十五年所定庶人皆得祭其四親及其始祖先祖者固謂可以聽斯民之沿襲遵行而不必別加損益者也今立國已百數十年山縣小民祭其始祖先祖者往往而是何事必欲重加更改先儒有言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無不友之弟兄以祖宗之心爲心則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民物儒者之道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故雖人世所視爲不切之務無不引爲己責今徒以法令所不及爲辭則如范希文之置義莊張子厚之畫井田何一爲宋朝法令所及將盡以干名犯義誅之乎且如毀瘞之議雖出



魏晉以降然自唐宋以來歷代會典皆所不載是亦昌黎  
闢邪衛正之功今於事之從厚者則以爲前代所定非  
本朝之法令至於戕毀先世之主仁人孝子所惻然不忍  
爲者則又必獨申己意於本朝法令之外吾不知同屬  
法令所不及何以率天下而爲偷薄之行輒又不妨自我  
而立制也或又以違衆駭俗爲戒至舉溫公之深衣某人  
之古冠服爲例冠服末也孔子舍麻冕而從純是卽明詔  
後人以冠服之不宐違衆至於事君也事親之與事先也  
雖有隆殺之不同一皆根於天性繫於倫常不宐苟且徇  
俗爲趨故雖拜下末節孔子必矯然違衆以示異所謂害  
於義則不可從也爲人子孫而忍於戕毀其先世之主豈

非事之有害於義者乎至舉朱子家禮見駁則僕又竊慮  
其考之或未詳也今世所行家禮非朱子舊本大抵皆明  
代邱瓊山刊本瓊山意在則古乃不根據禮經輒採魏晉  
以後無稽之論祧主毀瘞之議是也身爲明臣又不遵循國典輒用

粵東邊裔土風祖先位次以高曾居中而尙左祖考又各次其左右是也以此紊亂舊

籍蕪穢朱子遺書考古者正宐悉心釐訂而放斥之不宐  
拾其餘唾反攻守禮之儒也難者曰子慮五世以前爲長  
餒之鬼然於旁親之耐食者輒至高祖旣祧而止此獨不  
慮其長餒乎曰僕固自言之矣旁親之無後者吾子孫本  
非其允特以親屬未盡故令耐食焉親盡則義不相屬卽  
爲非所當祭之鬼况國家有厲壇之設合境無祀之鬼



皆得赴食其中則無後者之赴食厲壇固國令之所許也五世以前之祖現有遺允得以奉祀顧令赴食厲壇可乎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使反而求諸事人之際果其纖微委曲之必察則事鬼之道固可不待講而明今世無告窮民名隸孤貧操瓢道左者有矣有五世孫足倚亦使之待養於官丐食於路不特衆操瓢者將羣起而攻之爲其後者亦何顏自立於人世然而絕其五世以前之祭則長餒之鬼勢不能禁其不赴食於厲壇此非不能事鬼謂之未能事人可耳伏念有天下者覆冒羣庶統御萬靈其視域中無祀之鬼奚啻如膚革外之一毛一髮然且上塵宸衷軫其饑餒至命官設祭如是况

於士庶人先祖實爲此身從出之原爲其後者獨能聽其長飢而不食第就恒理而論人之度量不應相越至若是之遠也如謂祭以四代爲限則厲壇之祀應止及昭代孤魂勝國時兵死之鬼不與焉今祀厲文具在何嘗擯及勝國之厲又况此等幽魂尙得春秋再祭五世以前之祖但予歲終一祭卽不免於僭竊之誅世有通幽明之故深知鬼神之情狀者一念及此必當有惻愴於心辛酸於目鼻涕泗交頤儻然必不可以終日者也至於誨之不從不得已而以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見斥其相鐫之意尤切受之者寧不悚然知感然使違經畔聖倡爲惑世誣民之論則誠罪不容誅今但根本河洛先儒合諸禮經所載稍爲



疏通其義指而於傳記所稱禮緣人情禮由義起及孟子性善義內之旨一一相符於以見六經之旨久鬱於漢唐而大闡於有宋庶幾經術正而異端熄不謂反與邪說暴行同誅也卽如鄙人所論小宗之法今世實未嘗廢故父死則嫡子主其祀祖死則嫡孫承其重至支子分異時但有奉其禰主以去未有并奪其祖以上之主以去者此今世通行之禮亦千古共遵之法也論者乃云支子但有禰主則分異之後別造高曾祖三世之主以祭是說也揆諸經訓竊謂未見其有合也古者支庶崛起而居上卿之位者其祖以上之主旣非其所素奉又古者主之尺度亦分貴賤爲高卑支庶突起爲卿得奉命廟祀其先世則其主之高卑必不敢有違國制是故作主於第擇日升廟前世固有行之者矣若無端而爲其高曾祖三世作主竊謂此變古違禮之大者也試先以常情論之今世嫡長元孫得見其高祖者已希支庶之孫則有距其高祖之死數十年始生者最幼之孫其生更有在高祖死後七八十年者至分異時大槩已及百年矣而分異之支庶未必皆有壽考或分後數年而死數月而死甚且有始分而卽死者今於百年以前曾祖考三世未立之主其神已久依宗子之家者忽焉別造一主強使捨而依我不幸作主始訖而死二十七月之後又必毀而埋之使其神仍復歸我宗子之家於事人事鬼之道兩不得其所安徒爾作此紛紛曷故必



爾則當始死時何不令衆支庶紛然各立一主別具几筵以奉顧必俟諸異日分異之後乎若按諸經訓則魯文公作僖公主過葬十月卽譏之必不應有遲至數十年以後者又况奉先之禮但有漸而之遠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未有業居壇墀之位復爲立廟以奉之者春秋譏立煬宮正謂此耳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今也忍於廢其先世之所舉而復敢於舉其先世之所廢興滅一任吾意至於孔子所大書深斥以示戒者不憚身冒不韙而爲之豈非變古違禮之大者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者也自孔子述周公上祀之禮下達庶人子思子記

之越二千歲始得伊川程子一人設爲始祖先祖之祭與孔子所言同旨更二千歲安知無一人焉與程子同其旨者乎歐陽子自謂信於孔子而篤僕亦自謂信於程子而篤者也始祖先祖之祭竊謂必不可刪論者謂始祖之祭必宗法旣立而後可行僕之所以斤斤於祭法者正謂宗法必不可不立耳近世世家巨族富擬侯王而其疏屬至有餓死溝中莫之收卹者正由宗法不立使然往時論者謂必世卿世大夫而後可行僕謂誠能以收族之責自任卽隨分可以自盡不必定有世卿世大夫而後可行也明儒唐應德歸熙甫二家論此蓋綦詳矣唐謂立譜不立宗則譜爲徒譜歸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榦而無根有志



學古者皆不可以不之考也因念士人窮居草茅於戶外  
事一切非所當問惟是慎終追遠及尊祖收族諸事古所  
稱行修於門內者不敢不盡吾情焉於此復吝吾情吾烏  
乎盡吾情然而宗法之待質於有道者姑請俟諸異日卽  
祭法之根本伊川亦頗自信其於義無乖惟是辨論過多  
其中不無礙理之談終望先達之士爲之覺其昏迷庶不  
至多言而害道惟閣下曲成後學不棄其愚而進教之則  
幸甚感甚

與陸朗夫書

去冬姚佃芝學使以閣下所著家祭論見示并知元啓亦  
有論著屢索其稿因檢有關祭法者得十有餘首彙錄呈

正後謁諸使院佃芝慨然太息謂世皆營營於聲利馳逐  
之場乃得二老人者覃研經籍各出所見互相覈正至於  
往復再三可謂能味於衆人之所不味使人欽仰無已後  
知拙稿亦嘗經呈有道之目元啓謂鄙論乖舛得毋不可  
其意否佃芝謂閣下志在明道如古韓范富歐諸公上殿  
相爭如虎下殿純是一團和氣今兩公皆欲闡明聖人之  
蘊議論雖殊其趣則一復何彼此介意之有元啓旣自以  
鄙論微有發明又無背於閣下遜志窮經之意因命刊諸  
梨板小兒讀之以爲此書辨論過多恐有抑人伸己之嫌  
家媪細問其故驚曰臬臺遇我最厚何得妄攻其短此書  
斷不容行世元啓亦心爲惶惑僅送芳圃先生一部老嫗



以僕仍欲送人輒用繩索縛成一捆扁諸別室置之且半月矣既念此書因閣下發其愚蒙俾得益窮乎其所未至且諸作什九皆呈鈞座所未出者大約不過一二篇耳而閣下愛我之厚惟恐其陷於罪戾肫肫之意類非可求諸今世之人鄙心感戢之語亦復時形篇牘今刻成不以奉覽則疑其中或有不可使閣下聞知者乎是欲避謗讒反得授人以口實也輒向老嫗索取一部呈教昔朱陸二公往復之書終始不能相合然而尊德性道問學皆孔氏之緒言後人卒無能偏廢其一理一分殊亦出程氏遺言兩家偏執其一要亦無乖於伊洛之大旨也未知閣下以爲何如

### 復陸朗夫書

儀禮鄭注句讀初名節釋後改今名可知昔人名篇之語非必執定前見固而不易者也蒿庵雜誌初名閒話僕竊嫌其不雅使蒿庵更生數年或當別有更易亦未可知鄙人遜心斟酌改度亦蒿庵所樂引爲他山之石者也顧鄙性多忌深恐爲不知者詬厲故凡有斟酌定古人之處未敢率爾向人言之猥蒙閣下鑒其愚衷則前此所貢荒言庶不至有嘵嘵瀆聽之嫌欣慰奚似蒙索校正之本先將首冊呈鑒昔楊龜山論荆公博極羣書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至目爲知道則獨未之許元啓竊觀近代名儒多以博聞強識爲賢其採獵之富誠非淺學所及



然皆類韓子所云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耳非斬至於古之立言者也獨蒿庵作悉本切身踐履所得其考証經義解詁名物止合乎理之所是絕不見有矜己好勝之私至其發揮精透多有昔賢所未究者中有妄意塗乙之字殆由繕錄者校讐之不審間與鄙見稍殊不過附質所疑亦未敢決其是非所在也惟是怪神之事孔子所不道有類此者鄙意必宜刪去此不足以重蒿庵適足以爲盛德之累耳如正集中重修釋迦院記純用彼書中語畢竟是白璧微瑕卽以文字而論亦非韓曾二公家法歸震川嘗言柳蘇諸集中有必應刪去者數篇非作者之過存之者過也又是編亦時有率意濫漫之言故似不及日知錄要其精詣處亭林有不及也今閣下欲重加校刊甚善但鄙意須削去什之三四其章次前後亦須別加排纂乃佳然此非一朝一夕所能也

與陸朗夫論蒿庵集中釋迦院記書

朱子不但爲參同契註於陰符經亦有註西山不但跋遺教經於太上感應篇亦有序老子說略一書何足爲蒿庵病必爾則問禮柱下亦足爲吾師遺玷矣元啓於釋迦院記一篇斤斤爲蒿庵致惜者謂畢生褻衣博帶不應至裸國而遂袒裼以入耳如謂大禹實曾爲此則史臣追紀禹功如大禹謨等篇卒未嘗一道其事可知後人編輯前文倍空兢慎柳子云秋毫之玷不足以病淮濟之清然使離



婁子眇然視之終不如無者之爲快也抑又聞之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院記一篇蒿庵不自刊削此特子長多愛之意如斂者金沙竝蓄以待後之揚者耳揚之不精輒舉爲斂者之咎不已苛乎今讀所示書院碑記不特文字緻密無疵爲作者指陳微意尤爲特具闡幽之識昔朱子論昌黎學術獨取程子二條謂能極其深處尊作比諸程子之論韓可謂能極其深處矣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謂程子固爲得其大端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然則椒園之說其亦王氏之論韓也歟兒子於今日赴館德平臨行檢元啓舊作中書疏序引贊五首皆爲釋氏作者彙爲一冊欲以就正有道輒敢冒呈清覽冀得一言教誨焉

與陸朗夫求勘正濟寧圖記書

朱子有云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卽講學一事言之今世後進之士所求於先進者徒欲得其一言之褒譽爲榮先進之所以待其後進者亦然非如古人所謂傳其道解其惑也如苟志在謀道則先進之士憫其沈迷必生惻怛之念抑或嘉其誠篤必生慈愛之心於是爲之琢瑕磨玷湔浣垢污益出於情所不容自己此亦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也昔李習之爲文畏後世仲尼之見責後生輩多揜口笑之僕謂如此乃爲能畏聖人之言者彼之竊笑者大抵皆不知天命而不畏者耳僕嘗



竊讀司馬歐陽二家之書深知爲史之不易豈特國史雖一方之紀述欲使體例無乖而詞復足以垂訓如此者亦復難之故或勢有所掣自度不足以盡我意則雖重脯相延必力却之壬辰冬客游東昌胡太守以新輯濟寧志稿屬爲裁定僕辭之至六七而未允後復重之以徐撫軍之命不得已乃始勉而爲之古事有訛舛則徧繙歷代之史以正之近事詮敘未明則必資札詢又乏分纂繕錄之友較之尋常修志者艱難蓋百倍之然竭愚父子終歲之勤劬粗及成書卒歸廢棄私心時悼惜之書分甲乙丙丁四集中間乙丙二集不過爲生斯土宦斯土者丹黃而文繡之丁集政事一部竊自謂盡心焉然非并刊甲集則此書編次之意未明因欲自以脩脯所入先刊甲丁二集伏念儒者窮居草茅舍讀書著文之外無他事業可爲然國初孫夏峯著表忠錄幾陷不測濟陽張稷若兢兢焉講求六藝之學未嘗敢爲放言高論然與其友人言常慮禍及元啓幼讀古聖賢人之書亦頗以忠孝自許一切非理之言自謂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然或語言檢點未周及迹涉嫌疑足以致人推索者在已多不自覺伏惟閣下至誠遇物其於元啓恩眷尤摯輒敢以前二集書呈教公餘披覽得蒙逐一指駁標諸書額俛不至終於迷謬此實仁者之用心也其爲受賜豈直明珠青玉之惠而已

再與陸朗夫書



昨接手諭及圖記中簽示諸條以武夫燕石之頑猥蒙巨  
工曲加礪錯欣悚交至當卽依奉大教一一更正又念胡  
康侯之於龜山先生幾欲以師禮相奉不敢自等平交然  
所著春秋傳龜山摘其疵謬不少康侯卒以原書行世康  
侯之於龜山非貌敬其人而故違其教令也修詞之道貴  
在立誠古人著述必本諸平日身體心驗所得苟隱之於  
心而未得確然之見則雖明知其爲有道高賢之論姑俟  
異日之別有會悟必不敢強不知以爲知別作依阿比附  
之詞以自文其陋要其是非得失千萬世之人皆得而論  
之固未嘗禁人之彈摘也孔子之後得進於聖人之道者  
必首推孟子孟子書其詞色過峻之處所養誠不如顏子  
之粹然孟子亦未嘗改就和平以僞附於顏子蓋古人立  
誠之學固如是也龜山疑西銘一書其流或至於兼愛得  
伊川書自謂釋然伊川語門人曰楊時亦尙未釋然可知  
後學之於先進之言苟非透極本原徒爾貌爲承順亦非  
有道者之所許也城隅分水之謬此時尙未能承教者欲  
俟異日識解稍進然後更之非敢違逆盛指也今重有瀆  
於閣下者所未能承教之處則姑以待諸異日矣其現經  
更削者未知尙有戾於尊意否至政事一門元啓於民生  
利害休戚所關未免微生感喟雖於本朝改商由舊之  
意極致推崇然自旁人觀之未知猶有觸礙否恐閣下以  
其不帥教而重來溷擾必將目爲不可教之童蒙而屏棄



之故復有康侯龜山之說焉惟閣下憫其愚而終教之幸甚感甚不宣

祇平居士集卷十九終  
歸安年家子戴璐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

書八

論汪涵存墓誌

嘉興王元啓 惺齋

古人誌墓雖標題亦各有義指石介嘗位於朝歐公不書其爵書曰徂徠先生至尹洙則爵號皆不書直書為尹師魯墓介稱徂徠誌中已言其義洙書姓字則見於集中與人之書牘皆非苟爾讀昌黎貞曜先生李元賓二誌是即歐法所本也今為涵存作誌當祇題誥授某銜至於候補某官誌載其事標題不必及之所重在誥命耳若其兄與化同知誌理合書官反祇書其階次以此合彼是謂兩乘



其例又古人合葬之誌題不書婦王荆公文云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某官王公之墓旣云合葬其下仍止書其夫姓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云暨配某者無論唐宋卽明初諸家文集皆無之所以前輩直斥爲不典之詞汪氏前二刻皆未免循沿陋例今宜削去至於紀事之文特取其異者書之如孔戡止書其佐盧從史一事王適負奇兼書其謾婦翁一事李虛中書其深五行苗蕃則書其死後之困

歐公爲師曾誌亦然

若李干則專書其服

食一事并世系亦不書歐公誌薛質夫直云簡肅之後於是而絕其下止就無後發揮此爲真得昌黎之髓者其實此法不始韓歐史公世家列傳皆然衛世家敘前後八百

年事專用二子乘舟一詩首尾提唱便爾煙濤無際涵存杜門謝客是其最異之事入首卽與揭明後雖兼敘他事仍須與此事隱約相關此韓歐一定之法近人好爲籠統之語不求精切以至濫溷滿紙鄙文誠陋其不及古人者不能彙括爲精妙語或結響鍊字尙可推敲切欲得一二言教示更削爲幸若其命意裁局自謂無慙于古歐公與梅聖俞書論陳碑必不可增謂碑中有兩三處是行狀所無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畧切須丁寧論之鄙文所誌亦有行述所不載者足以知其竭智盡忠于此足慰孝子無窮之思矣然誌文難作每一篇出人得施其議論以歐公之學識才力施諸范尹二賢當時猶且嘵嘵不已何況鄙文



歐與徐無黨書云必欲更換請他別命人作僕亦云然蓋作者身在局中其營搆之苦不能一一爲他人道也

與陸朗夫書

首正無事偶撿篋中舊著勾股衍一書念嘗覃思於此而兒輩皆不通數學無能代爲繕錄恐遂成廢棄因覆加研覈手自排纂幾及十之六七初亦不以爲煩忽念諸條所論運思布算之由須各繫圖說乃能使覽者瞭如因爲補繪數圖旣明衰視昏又乏器具心目交瘁如是數日而病矣兒遂力加勸阻將諸稿悉扃諸篋內不復省顧會得蒿庵弟子職註解一書此書二十年前亦嘗手爲之註特向幼孫取出復有增補雖無關於畜德之大庶幾猶賢博奕

云耳敬錄副本呈教幸不吝加攻錯之勞再者寒家舊藏管子書已爲六丁取去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中載此與之別三十年餘矣倘蒙矜其閤陋就通解中專撿此一帙賜覽俾得豁其迷蒙或冀別有解悟重加訂正庶不至自誤誤人則仰受教誨之益更無窮矣

答陸朗夫書

初疑王說附會不合鄙意又以鄭說夏至夜漏太長不合天行本度妄疑二說皆謬今讀來論赤道下卽以兩極爲地平晝夜刻分皆等不得云日永則此疑益復渙然先儒所謂桶底俱脫矣開豁愚蒙快慰何極惟是赤道下二十四氣晝夜無不均者不特二至爲然且一歲中二十四氣



皆複見此則前人所未道也明史云南極出地之度與北極出地之度同則晝夜永短皆同惟時令相反此之春彼爲秋此之夏彼爲冬蓋言赤道以南氣候嘗試推諸赤道以下則歷家二十四氣直當截爲南北二道二道各備二十四氣舊法三十度爲一宮十五度爲半次赤道下則以半次爲一宮分周天爲二十四宮合成四十八氣中國春分爲赤道下之夏至自此入北道行立夏爲秋分夏至爲冬至立秋爲春分秋分又爲夏至凡歷二十四氣還入南道以歷二十四氣而復于中國之春分又爲赤道下之夏至中法分一日爲百刻除二分外晝夜永短各殊居赤道下者冬夏至其晝夜刻分悉與二分相等近赤道者度寬而行疾遠赤道者度狹而行遲不但晝夜相等冬夏亦無差別其氣候則惟暑月熱勝中華嚴冬時祇與二分無別此則赤道下之氣候也又今法每時分八刻每日十二時故得九十六刻古法日分百刻以十二時分之每時得八刻又三分刻之一王曉菴新法亦主此說愚以爲刻數奇零難於剖析其說不適於用一云子午卯酉各增一刻此說近是而西人南懷仁復非之謂太陽出沒隨地異時在此爲子在彼或爲丑寅在此爲午在彼或爲未申此方子午增刻彼方丑未寅申亦增一刻可乎余竊笑其說之自爲矛盾也旣知諸方隨地異時則此方之午彼方以爲未者此方之已乃彼方之午也彼自於彼方之午加刻何必



於彼所視爲未者加刻蓋各自於其地之子午卯酉加刻以足百刻之數不必彼此相牽顧也且日分刻數賈生所謂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旣屬人之所設則或以百數或以九十六數無不可者但取便於布算則不增四刻法更簡捷耳此二說者皆出鄙人私論不知于歷法有當否閣下篤志近思於此必加研析敢以奉質來諭言著書之難非博學詳說深造自得之士必不能爲此言讀之令人悚然竊自謂深有當于鄙心近代名人大抵爲輕易立言故不能垂諸久遠耳

與羅英樞書

兒子回自夏茂得手書知近履安善楊生炳遠居貢川通問殊難其所求科舉田碑記自丙子迄今十四年矣今將遠別勉踐前諾得蒙專使賫送足徵師友摯愛承諭尊府君誌文有合當商確處敢不承命但古人紀事之文書卒而不書生春秋一書書卒者多矣未有書其生者唯子同之生乃春秋特筆與風詩展我甥兮同義蓋別嫌明微之旨寓焉非可概施之他人下至馬班二史亦然諸帝紀中但書崩年若干卽上推可想至于墓誌以昌黎爲法昌黎集中碑誌文十有二卷其中銘墓之詞六十有六首書葬日者十之九書卒日者十之八欲求生日則六十六首中無有一焉六一翁繼昌黎而作者也集中凡十有八卷皆屬墓文文多至九十四首亦未見有書其生日者惟明代



宏正以後誌文最爲靡濫雖以歸震川之卓然傑出不苟隨人步趨者時亦勉循俗例如沈大梁李玉顧孺人三誌皆書生日其實昔人所譏近代不典之詞也然通集止此三作爲然其他更有書葬日并缺其卒日者皆一以韓歐爲法者也至古人聚族而居苟屬同本雖疏屬皆可附書今以支派稍遠請從刪削此則具見兢慎不苟之意較之世俗冒承他俗以爲光寵者其立意較然遠矣輒已承命更正鄙文無足論所以多言若此者以見文之律度皆有所本非可苟爾增削者庶知誌文不謬用慰孝子之心耳

與鄧驥書

合觀諸作思意曲到筆致老潔皆勝從前卽欲刻意吹毛不過句讀節拍之小疵其大體固已不愧名家之日顧慚謏劣才韻日枯無以助益高明聊述所聞於後楊子雲曰事辭稱謂之經皇甫湜稱元次山之文謂心語適相應李翱之論必取文理義三者兼并其稱韓退之亦云其詞與其意適明儒歸熙甫發揮此義尤透以爲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自宋子京爲唐書列傳始以事增文省爲奇已不免爲後人所訾議至王介甫最工造語歐公猶病其刻斷傷氣諄諄以模擬前人相戒况今世所模擬者非復前人矩矱徒知滅聲削字以就短促不顧其辭之能達與否如缺口之兔斷尾之雞韓子所謂體不備不可以



爲成人詞不備不可以爲成文者殆爲今世之文言之也  
其實古無此法多起於末世之語錄講章味者至奉爲作  
文裁句之法大乖古雅之風矣足下之文姿骨超駿萬萬  
不至如前所云然時有與鄙意相戾處相愛之至不得不  
預防其漸金人元遺山詩云文須字字作亦須字字讀操  
筆時不能使文從字順一一皆識其識由讀文時急求古  
人旨要所存而於枝節轉換處未能逐字咀涵其味故耳  
僕年力就衰於藝業已不復能日進惟望足下輩篤志好  
古無惑於岐趨庶不負前明府陶君之教顧不能自出新  
語以相啓發徒知剽剝前人之論類於道聽塗說者之所  
爲又足下在陶明府署中其語皆所熟聞所謂進其饜飶  
者祇增愧耳

與徐毅齋中丞書

先閣學遺稿語皆雄偉亮直類非近世辭人所能道者讀  
之動人莊肅恭敬之心僕自以親承教澤前後幾歷三時  
又蒙深加獎賞絕不以凡輩見遇今讀其詩亦欲竊效攻  
玉之勤以仰酬知愛不敢掉以輕心旣爲更其篇次其中  
傳寫偶誤之字輒復以意妄爲訂正而仍存其本字以俟  
好學者之深思而自得之刊刻之法首序文次家傳次日  
錄次全稿最後附以跋語終焉跋語因前有家傳不宜贅  
書行事複出取厭然須畧述其梗概要以精確不汎爲得  
體昔東坡爲韓子廟碑盤旋良久得首二句乃始操筆書



之爲司馬溫公神道碑云公之德至於感天地動鬼神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其下乃歷敘其生平昔人之矜慎措意也如是僕于先閣學自以舊嘗親炙刻欲摹寫其真思之累日卒無能有得於萬一之似深嘆才力短淺負慙於知己多矣唯吾弟稍爲更削而存之編次之法先五古後七言先古詩後律詩此一定之體式也

與胡偶韓先生書

元啓謂道無高遠卽卑邇處爲人所不能到者卽高遠莫尙焉譬之善鬻財者節贏縮權取予心計之精不遺芒忽則俯仰皆有拾取而殖利無窮不善鬻財者妄思籠取百貨以專其利而動輒耗閱雖夙擁厚貲卒歸窮乏而已孟

子曰有爲者譬如掘井掘井貴在得泉一里中得一及泉之井卽足以資二十五家烹炊澣濯灌溉之需苟其專事誇多廣加穿鑿卒無一井及泉則雖掘遍九州之士終歸枯涸反不如此一泓之蓄滋益無窮耳蘇子有言豬肉實美而可飽終日說龍肉吾安所得而食諸元啓至愚極陋於時事無一通曉獨于文字少知好之顧不能爲高妙奇絕之談以誇世焯俗其所論著皆當世宏覽博物君子所吐棄而不屑道者然而遨遊南北與諸生輩談經講藝一皆本其中心之所自得者使學者的有可遵之路則自謂言言皆豬肉也辱前輩知愛愧無以效忠門下知令孫初學文字輒就兒輩所纂平日論文之語及現在課孫評選



先正破承一冊一并寄呈鈞覽其破承一冊尤足見笑於大方之家然此如笋林初茁之芽雖出土膚寸已具干霄之勢異日干霄試爲數其節目要無加此膚寸之外也令孫天姿英異他日所就殆未可預量然而升高陟遐必有所自幸勿以卑邇忽之

批示兒珽來書後

汝述陳太史下問之意謂墓誌墓表神道碑名目多端求余一一代爲剖別吾所知者誌埋地中表立墓上神道碑則在葬兆之東南說者謂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故以名碑前漢李蔡盜取神道外壩地季信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二書所言皆指先帝陵廟惟霍光傳所載光薨光夫

人侈大其塋制爲起土闕築神道此乃爲臣下通稱神道碑不必定立墓前往往有遠至數十里外者唐蘇瓌碑建于塋北十五里韓集胡良公神道碑標題特著墓字蓋亦離墓較遠非其立於墓前者也此則其位置之不同所也至於文章體制原其始當有不同誌埋地中爲千百歲後耕犁所及使知某人體魄所藏不敢侵掘耳表則表示行道之人故誌文止書氏名州里官爵與父祖子孫之世系而已墓表兼及學問行事所以發其潛德之光至神道碑非大僚不得立則其文之褒美侈大宜又與墓表不同韓子云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可知誌銘之作用識某人之墓而已不必若墓碑之稱道功烈以昭



美故也故韓子誌墓之文最爲簡嚴然吾謂文至意脉沈切處觸手皆可生波不必定有異常卓詭之事然後足以動人史公五帝紀敘堯授舜一事便爾煙雲滿紙衛世家止用二子乘舟一詩點綴前後已令觀者目眩神迷周本紀入首處從名棄二字生情韓公房少尹誌從氏族生情孔戡誌從昭義從事生情杜兼誌從世系遷徙生情王適誌從娶某氏生情歐公表李屯田墓從漢上石隄生情誌石介從所居徂徠山生情歸震川永平張封君誌乃從卒日生情尤爲奇變此真得司馬韓歐之髓者故誌文雖曰簡嚴亦不能無波瀾泛及之語既有泛及之語則如溫公書儀朱子家禮所載一定之體式自不得而拘之于是誌

表神道碑文遂亦彼此可以相通如韓公之於劉昌裔王仲舒歐公之於程琳皆有誌有碑其序次先後虛實詳畧之間雖力求變異要其歷官行事總不越此數端則吾亦未敢謂誌文必不可以作碑碑文必不可以作誌也惟其銘辭則碑繁誌簡此爲不可更易耳婦人別葬者宜立表識之與夫合葬則表其夫而其婦之族世性行已附見之或夫先葬無表則爲其夫補立一表可矣畧其夫專表其婦於義旣乖兩表並立亦爲多事壙誌卽墓誌皆埋土中墓碣卽墓表墓碑立於墓上碑碣皆有銘辭則墓表亦作銘辭似無不可但文字各有宗派作碑板文當以韓歐二家爲法韓集鄭夫人殯表純用七言詩體歐集薛龍武墓



表表文既畢又爲作詩以遺之皆不明著銘曰等字唐文粹所載表文三首一生二死皆無銘辭曾王二家文集亦然曾集墓表惟關君妻曾氏一篇其有銘辭者如太常博士吳君題云墓碣故余所作墓銘其揭諸壟上者槩題墓碣而不稱表表不系銘明代唐歸二集猶然唐宋以來學韓歐者無不皆然近人或以蔡中郎爲太傅安樂侯夫人靈表柳柳州爲殿中待御史柳君墓表文後皆有韻語輒謂表銘自昔有之然中郎作表後自題曰頌柳州作表後自題曰文均未嘗直指爲銘則表銘之說恐未免蹈于無稽吾故不敢創此新例也且吾謂古人縱有表銘亦但當從韓歐二家之法卽如合葬之誌古亦有題及婦人者然

震川集中悉遵韓歐體例題不書婦或見唐世石刻有之輒謂前人譏暨配云云爲不典乃由所見之不廣則如集古錄所載華嶽廟碑前有孫瑋後有樊毅皆生而稱諱今謂漢世石刻皆然遂欲緣此爲例則衆必笑之何也易稱神農氏教民耒耜當時亦何嘗不躬親稼穡然生唐虞三代禮制大備之後必欲爲並耕之治卽不免於異端之擯今見孟子譏斥許行遂謂孟子未讀大傳之文可乎士生韓歐之後必欲爲韓歐之所不爲是亦文字之異端也至於碑碣異稱據後漢趙岐傳註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李斯所造則其制本自不同然攷隋書云碣高四尺圭首方跌則沿及後世亦復與碑同制但尺度有崇卑之別耳



明集禮又以龜趺螭首爲碑方趺圓首爲碣蓋亦一朝之制唐世釋道諸碑金元以來先塋先德昭先等碑未必皆龜趺螭首也汝謂近人爲墓銘先用議論作冒疑非古法此言亦似然要問其措語精切否耳震川云惟不切者爲陳言如韓子平淮西碑論者尙議其用議論作冒然不害其爲精切我爲沈壽張墓銘用歐公五代史例作冒然對誌中賓友奴僕勸令入省告急者言之則空冒處正見精切他人固不得而混承也若語涉寬泛則雖實書本事終不免蹈襲陳言之病耳抱曾欲求吾近著副本吾現有數篇緊要文字尙未抄錄更安得有副本其言近人作碑誌篇首署名處稱謂不合於古則誠然凡我所作墓文但書

嘉興王某不循俗例蓋用唐宋人舊法也謂石誌起宋元嘉此南齊王儉之說然吾讀謝惠連祭古冢文其事亦在元嘉中已慨然以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知爲憾使元嘉以前本無石誌何遽用此爲慨又聞漢前將軍關侯祖諱得推及其三世亦因近時掘得關侯石誌知之近代考古之士謂前漢杜子夏臨終作遺命埋石墓前事見西京雜記則墓誌自西漢有之墓表乃碑闕之類恐又在石誌之前但不能鑿指其始於何時耳又謂漢碑題名有刻於正文右側自後環繞而左者魏受禪及上尊號碑則雖正文亦繞刻碑陰考之釋氏石幢其形或六觚或八觚文則環繞書之如古員碣之刻尋常碑制正文刻碑面題名則刻



碑陰然此非有經典明文與一王定制不妨各以其意爲之字小者刻之碑面已足拓爲大字卽四面刻之亦無不可此中本無義理可求專就此等處鑽研與韓子譏皇甫湜倚撫糞壤何異願汝曹勿效之也紀述之文往往多頌而寡志雖元代以前不免至於畧死諛生則近文爲特甚顧余爲徐閣學傳雖未嘗諛及生者然其于生者亦不薄矣記言爲人子者父母存不有私財閣學以二品尊官罷歸至無以爲家則其清德可想而諸子以養具爲憂則其各無私蓄更可知矣今以不能供養其父爲嫌必欲抹去此句則意者閣學數十年宦蓄悉流入於諸子之橐故閣學雖貧諸子獨泰然無慮乎至與人談星卜尙能自食有餘一語此吾親受之於閣學者傳中敘及此語雖曰證公博學多能而其胸次灑然不以貧窶自累與其一生豪邁之氣皆可想見此爲分外出力之語彼以置汝父叔何地責中丞者真所謂夏蟲難與語冰直可一笑置之耳

### 答程象州書

所問古事小兒謂屋上鴟吻先儒皆言起於漢世以此厭禳火災僕憶傳記中周公有言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烏與儲胥並言是卽今之鴟吻無疑此製自周以前有之不始於漢漢有天馬門因門旁銅鑄天馬得名晉洛陽宮門有銅駝蓋亦天馬之類今世石獅殆其遺制水經注赫連龍昇七年鑄銅爲大鼓列於宮殿



之前意卽石鼓之所始大戴禮家語言禽獸昆蟲之生各有月數獨不及牛問之老農言十二月而生蓋與馬同類墓前石馬虎羊前人文集中多用之考風俗通義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墳頂栽柏路前立虎以懼之水經注獲嘉縣西漢桂陽太守趙越墓有石牛羊虎又云漣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碎折據此則石虎石羊自漢有之唐太宗葬文德皇后琢石象平生所乘破敵馬六匹立之闕下則石馬之制恐自唐始然考炙轂子曰秦漢以來帝王寢陵有石麟辟邪兕馬之屬人臣墓亦有石人羊虎之類羅頎物原又謂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馬據此則石馬虎羊皆始周秦并不始於漢世或又云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辟邪後人以天祿辟邪帝王陵寢所用自公卿以下皆改用羊虎然集古錄載漢宗資墓前石獸膊上一刻天祿一刻辟邪則人臣墓前亦用之原其所以設此之故蓋以毆惡鬼辟猛獸若用石羊於義何取愚獨以此說爲是至如儀仗中承雷人旗之目寔非鄙迂所悉當別考之

與陸振奇書

驕騮者穆天子八駿之一顏師古訓其義謂其色如華之赤也故字玉驕曰赤駿岳飛對高宗良馬之問以力裕而



不求逞爲致遠之材馴者以漸而致不驟之謂也故字玉  
馴曰致遠祖堯本中庸語故字之曰述勛凡此皆取協其  
義以尊其名而已古人取字如予我由路賜貢之稱非有  
深辭隱義出人意想之外也降及後代修之字永鞏之字  
固石之字介世所推名人魁士無不皆然今邑中來請字  
者其求美之意往往過詳故輒道其所以然之義如右春  
閒兒子回有邑中言邑人之求字必較量於字音平仄之  
閒而尤以雙平聲爲最善此言入耳不覺噴飯滿案子我  
子貢子路在三代以前無論永叔子固介甫皆近代之士  
且其人亦可云博學而多聞矣顧猶未知音韻之平仄乎  
今世之士實不及古人萬分之一而字以尊名則務求勝  
於古人吾不知其何說也

古人諱名不諱字衛之元字造微其子乃名景微他如韓  
退之子卽字口之張季友之祖名孝先而季友之字乃曰  
孝權則并其名之當諱者亦不偏諱也兒子言玉馴之父  
字遠聞謂致遠之字嫌與父同此殊不必然邑中恐難戶  
曉姑爲易之曰德良何如

與沈邵年書

蘇子瞻見秦太虛論事之文復書謂得此等文數十首卽  
可以垂世而行遠矣蓋文貴有用於世葉水心所云無關  
世道人心之作雖工弗貴也今足下能研窮經義則其託  
業尤尊較之以論策名家者所志更爲遠大僕不敢便謂



必傳於後但益為之則見淺者當益造於深微其他蕪蔓之詞及前後錯出之語自能日歸于簡老而一一使之按部就班所謂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雖古人復生何多讓焉僕雖老老得足下為之策其衰靡庶幾得於管中窺天象之一二獲益非淺果承不棄得常此惠教僕亦不靳攻錯之勞也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一終

黃平年家子王孚鏞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一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記一

道南書院碑記代

延平道南書院明正德間知府歐陽鐸始建城北龍山之麓後院既壞廢為師者輒於他所自擇閒曠之區開館授徒有司遣官歲一臨視而已故其學謂之府義學師曰義學師義學師徒取南平邑中老諸生為後生所推信者為之常數十年不易故院中田畝或遂占為己業轉鬻他人至康熙某年知府周元文至念學中無恆產生師皆難繼處以守乃支無碍庫銀買田若干畝歲收穀八十石以為



爲師者脩脯之資於是始有書院之田五十七年知府任宗延復相地於紫雲之臺卽府儒學舊基重建道南書院於是始有生師講讀之舍蓋國朝書院之興二公之力爲多其後書院歲久弗葺而某所有正音書院屋頗宏邃諸生輩皆遷寓其中由是道南書院反成虛設乾隆十一年前憲副張公坦特加修整又禮請故時邑大夫之去位而有文望者使主講席公復時時入省其課一時士類向風人材蔚起蓋自是而主其席者必慎選博學有道高名之士以楷式諸生諸生輩亦無不以得入書院爲榮然而講堂之外廡舍無多而修脯之不足與諸生飲食供饋諸需皆官斯土者捐俸爲之某不敏爲令南平七年於此仰承僉憲李公及先後諸太府公樂育人材之意早夜圖所以爲諸生長久之計凡續置田又若干畝稍補修脯之缺尙期修脯旣充當續爲諸生謀膏火之資而余奉龍溪之檄旋卽得代以去將行諸生請刻石以記其事其意若欲歸功於余者余不敢當也爲歷叙前此興復之由使知前人之爲諸生謀者用意甚勤而歷年甚久如是諸生可不爭自奮勉以無負守土者作人之厚意也哉遂并記其田畝穀石之數於左而空其下方以待後之同志者爲續茲未竟之緒焉

順昌縣新修儒學記

順昌學宋慶厯初始建縣治之西元豐中移建治東舊制



前廟後學明洪武間始改爲左廟右學正德初嘗一徙治西至嘉靖十八年而復四十二年徙建西郊之外萬歷中復還治西至崇禎四年始定縣治之左宋元豐間故址迄今百三十餘年無改 國朝屢有興修近復頽敗今令陳君鏌爲撤去朽壤易以貞材堅甃通廟學而重修之復斲石爲欄楯以周泮水之旁其他自門徂堂壯偉麗密一切有加於初經始乾隆癸未月日越乙酉月日落成陳君來請余文以爲記余惟唐世州縣有廟而無學宋慶歷四年始詔天下立學然猶曰縣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爲之則其屈於力之所不得爲者尙多也今 國家治教休明雖深山窮徼士莫不挾冊而談詩書而學官之設遍天下雖古黨庠遂序之盛奚以加焉而吏茲土者始受事必先釋奠於 先聖退率諸生會講於堂他若春秋二仲之月及朔望日例皆有事於學宮而居常罕有過而問者由其沈溺於簿書筐篋之間而力遂不暇乎此君獨能以爲先其可謂知所本矣抑順昌當有宋時有翁好德者以文行見重龜山爲士林所宗而高峯槎溪親受業於龜山海菴之門學者稱爲二廖先生其遺風餘烈至今猶足興起後賢夫以宋代理學之區有前哲爲之儀範又當 聖朝治教休明之會得賢令爲之振興吾知順昌之士必有敦文厲行追蹟先賢出效 國家之用者豈徒務詞華博科第以希一得之榮而已哉是役也靡金錢凡若干萬費皆出國子



生張正源先是生嘗特建萬壽宮爲邑中朝賀地制甚宏鉅茲又悉出已資助成賢令興學育才之意其樂善不倦之懷有足嘉者因併書之

重修儀封縣學記

儀於春秋爲衛邑漢置東昏縣魏晉以後并于浚儀至宋乾德中復置東明縣入金改爲儀封至於今因之廟學之建其可考見者唐天寶中陳留改文宣王宮浚儀令裴勝爲立石廟廷而封邱丞陳兼實爲之記其專設于縣者明洪武二十二年始建至我朝立國百餘年來代爲增修今上乾隆某年邑令某侯復爲改作而一新之其規制嚴整與夫材瓦之良丹雘之煥俱視昔有加諸生某某實

董其役經始某月至某月落成衆議刻辭於麗牲之石因來請記於余余惟自昔名人達士履舄所經一時山川草木皆得被其光榮後之人摩挲陳迹雖去之千有餘歲猶將追想其流風慨然如見乎其人况我儀爲夫子停驂之所封人請見而木鐸一語遂穆然深有契于天心大聖人德輝所被至今猶若昭然其在目則夫千百世下聞風而興起者宜莫切於吾邑之人所以廟貌之新某侯一倡其始邑之人爭勸趨之蓋所謂順其向學慕道之俗而導之以所樂爲故宜成之如其不難也抑考圖志如劉昆楊倫輩皆兩漢大儒傳經講道弟子至數百千人其居官立朝皆卓然有所表見近代以來科第之盛甲於他邑而文



章理學尤爲四方所宗仰其他以風節行誼勳名著于邑  
乘者代不乏人故儀封雖小邑往往爲海內之所指稱今  
又得賢侯倡率之諸生其必思所以媲美前賢而後無忝  
爲聖化之所漸濡且不負侯興學崇教之盛心哉是爲記

公孫橋記

由嶧縣臺莊而南六十里地名澗頭集集西南半里許有  
河曰泉河東西兩涯實爲臺莊赴徐州必由之道其水出  
黃邱山南西流而北注至此凡十五里黃邱之南又有庫  
山羊蹄羯子諸山之水皆注焉常時涓淺欲涸行者可以  
布武而過故雖居孔道無橋梁以濟行人然而霖潦時降  
諸山之水並發交匯漫溢田廬往來者阻絕兩涯歲以爲

病雍正元年故內閣學士徐公爲兗寧道僉事道經於此  
感然傷之於是始有建橋之議徐公首出俸錢爲倡屬嶧  
縣丞黃之瑞募諸好義之士共襄之成於二年八月公自  
爲記名之曰澗頭橋歸勞黃丞不尸其功土之人皆曰是  
橋之創徐公之功也其何可沒乃別樹一碑大書曰徐公  
橋人遂傳稱爲徐公橋不知其名澗頭也其後橋壞不修  
歲以圯剝斷石碁布河中行者躑石跳踊而過蓋其廢又  
二十年餘矣今中丞公以閣學之孫出撫山左有渭南程  
君士範者惻愍士也爲利津令十四年不調中丞特加知  
賞調知嶧縣君以道路橋梁爲政之所必先又中丞爲濟  
南府時每念是橋廢壞思繼爲修築以永先澤於弗替時



時爲其僚吏言之君嘗與聞其語茲感知遇之恩出其用  
餘之俸親詣橋所庀材鳩工不數月告竣土之人又曰此  
非程君之功先閣學之遺澤中丞實永延之又別樹一碑  
大書曰公孫橋人遂傳稱爲公孫橋益不復知有他名云  
於是程君已升浙江安吉州知州將候代以去書來請記  
於元啓元啓舊游閣學之門於中丞忝一日之長執筆以  
記公之世德蓋所樂爲而程君於元啓又同年友也於其  
請不可以辭乃爲記曰橋跨泉河東西其長百有二十尺  
高十五分其長之一廣十二分其長之一醜水爲七築墩  
六座墩如橋廣之數而南北又各加其二焉其石取材於  
舊者半伐諸近山者半功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三  
日越明年三月十一日落成凡役夫一萬二千三百費錢  
八十四萬徐公諱湛恩公孫名績橋成之後一月庚申朔  
前將樂令王元啓記

金谿渡重建浮橋碑記

將樂縣治之南有水南上下二村民居千戶與城中烟火  
相望顧爲一溪所限隔宋紹熙間邑人黃侍郎伯固始於  
城之東南隅駕梁以達水南之下村今三華橋遺跡是也  
而上村之民有事於縣者則於金谿門外設渡以濟明嘉  
靖隆慶間嘗再建浮橋不久旋廢萬歷三十五年漲水壞  
三華橋往來者無所取道因議復建浮橋於故所至四十  
三年重建而南京國子助教林案爲詩以記其事自是以



後遂無所考蓋其廢百數十年矣周生瑞爰其五世祖世  
紳明萬歷初邑丞范大濩修復三華橋實資其力至是南  
州熊君大捷爲延平都司往來斯渡思復浮橋故制集邑  
之紳士謀之生旣感君之義又念其先世疲躬濟物之勤  
慨然思繼其志因爲書白縣令自請獨任其役令爲具申  
臺省卽命練日鳩工經始乾隆戊寅某月日至某月日落  
成其制聯舟二十有八舟左右各組鐵索以縻之而疊板  
於上以承其空旁則翼以扶欄每舟廣若干尺長若干尺  
左右鐵索若干尺役工若干靡金錢若干邑人享其成勞  
不忍沒其所自因相與礱石而碑之乞余文爲記余惟水  
南一墟南通沙尤溪二縣爲往來商旅之所必經而凡邑

之樵山而藝野者晨出暮歸胥假塗焉故時三華橋未壞  
金溪之渡不過爲上村民入城取便之計橋壞而來往悉  
由之提攜負擔望於兩涯不獲及時以渡渡卽彼此爭舟  
因而擠墮深淵者蓋累累有之生獨引爲己責復百數十  
年已壞之蹟而使行者皆獲其安所惠濟者博矣而邑之  
人臨流歎羨必追誦其先世之勞績以見周氏世有其人  
則雖其五世以前已就湮滅之功猶將藉此而益彰焉斯  
尤足以爲邑中孝子仁人之勸也已因爲備著其始末而  
并載其捐置田畝歲入之數所以爲隨時修葺之費者於  
其後使來者有考焉是爲記

重修泗水橋碑記

代



泗水西南流至兗城東南五里貫莊鋪爲南北往來車馬之所必經舊以舟渡明萬歷中魯憲王始創石橋以濟橋之制爲孔十有五甃石爲壑豐其本而銳其末使湍水分流而不怒壑凡十四高出水面三丈有奇上爲飛梁長七十餘丈廣二丈八尺旁有扶欄欄之柱左右各七十有三皆琢石爲之蓋捐二十年王俸所入經始三十二年春至三十七年夏始克成事其費繁役久如是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中三孔爲漲水所壞五十四年前守金一鳳修之越歲告成距魯王始建時百有七年矣乾隆二十年南岸二孔復壞因循二十餘年梁柱日圯乃更縛草爲橋以通行旅余偶經此主慨前功之將廢思繼惠於無窮乃蠲俸爲倡諸僚吏踴躍相飲鳩工伐石自四十三年某月始幾閱月而工竣凡費錢幾千幾百幾十貫距金守初修時又六十三年矣于是諸僚吏咸請爲文以記其事夫以今所費視魯王始建時不及百之一二然必藉衆力乃成則以前此因循已久也誠使後之守土遇有圯壞卽加修築則所費當更省於今而前世之成勞可永延於不敝其爲利不益溥哉余爲記非獨以紀今功亦欲以詔于後也橋成之後一月某官某記

蓬萊閣閱水操記

代

登州北瀕大海其山曰丹崖其最勝者曰蓬萊閣士大夫燕遊歌咏必集其處蓋不獨海市幻形盪搖萬象有珠官



貝闕之奇而風帆沙嶼滅沒於滄波浩淼之區雲物詭殊  
頃刻百變意古高世隱德之士若安期羨門之徒猶有往  
來栖息於是中者明季倭犯朝鮮登州外接重洋距朝鮮  
不遠故禦倭之制爲特備旣於城北增築水城而水師兵  
衆至分營爲六明季登州水師有左營右營中營遊營平海營火攻營近制僅有前  
營設兵六百餘名分南北東三汛百數十年來海波恬息  
民生不見有犬吠之警反得倚巨浸爲天塹而魚鹽蜃蛤  
不待他仰而足黃髮垂髻熙然各遂其生豈非國家聲  
靈遐暨寰海咸賓吾民父子祖孫其涵濡於郅治之澤者  
爲已深哉間嘗按圖考誌得故學使施閏章海鏡亭記謂  
此亭先朝臺使者閱水師處而訝今武備之不講也久輒

爲之低徊三復感二百年來前後事勢之異而歎本朝  
之治化爲獨隆又念吏茲土者苟聖化之泯懜得優閑  
歲月苟祿以冒遷者亦復不知有幾是則登覽之餘又可  
以動曠官之戒也今年秋余以閱兵至此得游所謂蓬萊  
閣者于焉勒習水師縱觀諸戰艘揚帆捩柁往來駛疾之  
紛紛而總戎竇公復募善水士教以蹴波列陣之法躍入  
深潭計三四丈餘而腰以上不沒藏火藥具於帽簷旁側  
忽馬礮聲四起與洪濤聲砰訇互答煙霧重溟迴風環捲  
雲滃濛亂博望迷離已復各出牌刀相斫擊撇旋左右出  
沒如神余爲目眩者久之爰加厚賞以旌其能竇公特請  
余文爲之記余旣歎本朝治化之隆幸斯民得生海不



揚波之盛世又嘉寶公之勤於其職而余得藉是以討軍實時訓練庶非無事而漫游者公又檢得大小砲位五十四具爲故時兵瑣所不載一稽其在處而藉書之此皆海防軍政所關於事爲可書者遂不辭其請而爲之記若夫寫雲濤之壯觀而肆登覽之奇懷前人之所述侈矣余又何以加焉寶公名瓚山西平定州人乾隆三十七年八月某官某記

濟寧州重建衙署記

代

二十三年夏某奉命來守濟寧先是雍正初先大父分守兗寧道駐節濟寧而外大父趙公實爲州守今三十餘年某又承乏於此溯仰風徽深愧非謏劣者所能繼武且懼咎累之積或致隕越以貽前人羞夙夜兢兢不敢自逸居三年州人亦相與便安之於是衙署歲久弗葺夏某月命工整其傾圯而易其故材之朽壞者加堊飾焉由是燕居之堂肅賓之館煥然一卽于新明年會天子南巡狩蒙恩召見行在以知府擢用則某又將候代以去不久居于此矣自惟竊祿數載於事無一可書區區解宇之間支頽補敝詎足以煩紀載惟念幼承先大父之訓所以敦勉教飭者良至今幸履公舊日臨御之邦得時時悚惕其精神而外大父爲守于此前後十有八年諸所興爲具有條法至今一一可遵以某之無能忝茲要劇幸免于戾且邀天子之寵恩得遷擢以去者寧敢忘其所自來乎然



則衙署之重修蓋以竊寓羹牆之慕焉非云務觀美便居  
息已也因追書其歲月而爲之記

熊氏祠堂記

熊之得姓蓋出黃帝有熊氏後鬻熊爲文王師成王封其  
曾孫熊繹於楚今將樂之熊始宋南渡時有孟一府君者  
河南固始人爲將樂司訓子孫遂家將樂數傳至仲裕當  
元末時以敦朴致富再傳至彥仁爲名諸生食餼於縣學  
又五傳至威登正德庚午某榜鄉進士自是以來詩書之  
澤綿延不絕熊氏遂稱將樂望族其建宗祠則自乾隆元  
年始至十八年增葺之於是門垣堂寢以及庖爨之舍無  
不備經始四月辛丑至七月丙子告成糜金錢若干出諸

族人職其事諸生學智等十人旣成學智與其族衆謀曰  
祠始建吾族人踴躍勸助錢不少而耗於浮費續用不  
成今者因循十有餘年人旣憚於改爲勢復不能以已其  
間集事之艱董役之勤與夫出納之謹而規模之具皆倍  
於前是宜備載始終勒諸貞石垂示後人使知構造之不  
易如此庶幾歲加塗墍得以無廢成美可乎衆曰然遂相  
與買石而礪之請于前邑令嘉興王元啟爲之記



歸安年家子閔思誠訂

祇平居士集卷二十二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記二

文則勅封忠義神武大帝靈應記

代

昔人有言古之有為于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者也然至不得已而聽於神則人事必有所未周即其智亦必有所未盡是故壇廟之設追封之典懿美之稱聖王以此崇德報功而非臣下所得藉以自諉者也往者陽穀縣妖人王倫為亂時臣績巡撫山東調兵往剿自以標兵四百人從馳赴東昌扼賊之衝賊攻城不克退去臣即率兵追躡其後遇之于小鄧



莊張四孤莊殲其大半進次柳林伏賊四起我軍陷重圍中士皆殊死鬪俄而疾風揚砂杳冥晝晦賊眾憤亂罔知所向適會克兵繼至併力前剿賊遂以逐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七日事也賊既退從者言圍急時見有綠袍赤臉如廟中關聖像左右指麾賊遂崩潰臣績未之敢信比集標兵存不滿百檢視衣履多為賊刃劃傷因念此身不殞于賊殆有神護賊平之後執訊餘黨之就俘者僉言攻東昌及柳林對陣時兩見聖像眾遂膽慄而退詢其狀與從者所言悉合是年冬臣績蒙 恩改撫河南後二年于司馬莊接 駕溫問及之特 命立廟以祀 御書神威垂佑為其額臣謹遵 諭旨擇地于汴城西門之內創建新廟

某月某日廟成臣績伏自惟念方被賊圍自分必無生理然恨竊祿封疆不能消患未萌區區小醜跳梁輒以身殉損 國威而張賊勢其為罪戾愈深仰荷 國家治化隆盛洽於幽明神威所震豺虺魂亡用能蕩掃妖氛肅清疆宇斯實 聖朝國祚無疆之慶與大帝神威默相之功而負慝小臣亦得以幸活餘生冀效後此涓埃之報今者奉 命特創祠宮凜 天威惕神監豈惟余小臣夙夜不敢自寧凡百有位皆宜鑒前車而懲後患謹小慎微不留餘隙庶不負 聖天子賜額褒揚崇祀明神之至意臣績無任悚惶戰慄之至謹備述其事以告來者非徒誌幸其亦有以警也



嶗山觀日出記

代

嶗山在卽墨縣東南七十里寰宇記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說者謂盛卽成山勞則今所謂嶗山是也山三面環海上有獅子巖可以觀日三十九年夏余閱兵至卽墨營聞其勝特往游焉是爲四月十有四日是夜宿華嚴菴黎明登巖觀日是日無雲無風海水澄碧如鏡少焉紅光昱燿變爲萬頃盪池一線金光橫凝天末稍騰而上其下如有承盤又上頂如戴冠已忽下束其口而其頂甚平如覆瓿之狀再上形如八角先是如盤如冠如瓿日上下皆帶紺紫之色至八角時其色正赤又騰而上形始全員時同觀者萊州守王鶚卽墨令崔雲驛參將豐伸守備李進忠試用武進士張鉉千總鮑瑛國子生高源凡七人所見皆同往時觀日者多於泰山之日觀峯然距海甚遠茲山逼近海濱所見尤的又前記但云浮金萬里以是爲宇內之奇觀如余所見其形狀且數變昔人未有言及者余謂物形雖方斜廉鈍之不同懸諸高處仰而視之無有不見爲員者天文家言月形多凹凸填星形如瓜旁有二小星如耳歲星四周有四小星遶行不息太白光有盈缺如月之弦望用窺遠鏡觀之盡人皆可得見日光爰爍隔鏡輒得火而燃非如星月之可以仰窺惟初出時光不甚赫而日之平視爲最真故獨能有以窮其變其色帶紺紫者竊謂積陰之氣爲初陽所逼非日之本形其正赤者乃爲本



形余今所見蓋可補歷代天文志所未及則謂日形八角其說自余發之亦奚不可

嶗山道中觀海市記

代

自嶗山東北望海中兩山南北峙者爲巉山島中有平山爾雅所謂山上正曰章是也島之西南復一小山土人以爲距岸七十里而不知其名余於獅子巖觀日後還食華巖菴中循去道以返二十里過修真菴小憩又行二里見兩島各透一白氣故時平山與兩島相接今爲白氣隔絕望如橫堵島南別現一山與西南小山相類從者曰此海市也停輿觀之橫堵忽化爲城垣延屬島南新現之山雉堞高下隱隱可指數西南小山幻爲廬舍市肆與林木相

間廁市南高矗一竿竿旗微動若迎風搖颺然者已而島南別起一城不與故城相接其上崇樓傑聳數之凡三層而西南廬肆漸隱微見茫茫煙樹而已頃之崇樓降爲方亭垣周其外其南復爲廬肆如前凡諸象變遷皆在西南新舊二山島中城垣固如故也少焉餘象盡泯惟見島峯高矗其他悉化爲平遠之山已而但存兩島及西南新舊二山島中平山亦滅意謂幻境已窮俄焉城垣復顯島南浮屠五級高與峯齊其南茂樹連屋盡處復見竿旗而城垣直西平海中復湧出叢林傑廟廟南數里林樹益茂諦視見兩人先後次入林中廟勢漸高復幻爲城上重樓樓上下礮眼皆具故時林木悉變爲附郭民居居民居旣隱而



樓復湧一七級浮屠瘦削干雲蓋自日中以至晡時凡十數變其境時遠時近近者如在數十里以內時未晡食遂去而海市尙未已也自昔觀海市者多於登州或禱於海神始見有宋蘇軾朝施閏章皆然國余獨於萊州卽墨道中不待禱而見之又凡昔人所見率皆變滅隨風茲更歷三時而不滅或以是海神靈貺則余今受貺之隆蓋又倍蓰前人矣雖然人世有形之物無聚而不散矧其爲形之幻者必俟風伯驅除始歎浮雲之難久據毋乃見事之已遲余與諸君皆及半而止歸途彌有充然不盡之趣翻笑前人碧海青銅之句爲不免看盡魚龍百變也時同行者卽平旦觀日出諸君惟國子生高源先行獨不與余以浹日而覩異境者二雖巖處好奇之士或未能兼遇焉旣歸行館因次所記憶而爲之記

文獻貢川楊氏科舉田記

龜山楊氏之後其別者或居蕭山或居毘陵蓋皆龜山宦遊之地而將樂則其先世之故居故子孫之守鄉土者支庶尤繁明成化間割將樂之南境置歸化縣自此龜山之裔又有著藉爲歸化人者今永安貢川之楊卽其自歸化來徙者也貢川之楊自始徙逮今且二百年猶以龜山爲始祖建道南書院於其所居之里以奉其主以訓其族人子弟于學又設爲讀書膏火之田凡郡邑國子諸生皆得分食其歲之所入其尊祖收族所以縣詩書之澤於勿替



者蓋猶有其先世之遺風焉雍正間有介山翁者爲其族  
之長每月朔望率其族之諸生畢會於道南書院而課以  
文時當鄉舉之年見諸生有貧不能赴科者惻然念之乃  
卽前世所遺膏火之田別爲條例常歲均給諸生使之勵  
志讀書至鄉舉之年則專給赴科之士其不赴科之士槩  
不與焉遂更其名爲楊氏科舉之田族人咸以爲宜遵而  
行之歷今數十年無改於是其族之後進諸生追念前功  
欲勒其事於石以垂永久因翁之孫炳從學於余使來請  
文以爲記翁幼習儒業試不售去而爲醫前太守褚祿嘗  
延入署中談論竟日欣然曰得子之方可以醫病接子之  
論兼可醫俗其爲達官所推重如此炳亦好學有文庶幾  
不墜翁之遺教云

順昌縣知縣陳侯德政記

陳侯初令海澄以材勝繁劇改令順昌順昌之人自縉紳  
大夫下至田野小民無不服侯之教令凡有所爲咸勸趨  
之侯乃考尋廢典審所緩急次第興舉規制一新先是學  
宮久廢不治侯爲撤其朽蠹而重新之擴崇聖祠前庭爲  
獻官與俯之位泮池則周以石欄皆前此所未備也故時  
國有大慶令帥僚屬於明倫堂北望行禮侯謂此學官  
都講之堂使學官廢講則不可然旣奉爲闕庭所在北  
面拜稽事已之後輒又南面而踞乎其上非所以寧臣子  
之心乃特創萬壽宮於學宮之左重門穹殿旁翼兩廊



繚以周垣嚴其扃鐫有事斯啟以入蓋自南唐保大立縣  
以來至是凡若干年邑始有祝釐宣綽及講讀律令之所  
明代舊學址在縣治西前令張元芝於此建華陽書院學  
舍無多生師萃處無別侯爲鑿垣西出刺莽平巖拓地數  
十弓架涵清閣其上以爲爲師者燕休之所使諸生進見  
有節復爲措置田畝得歲入之穀百有十一幾石又置本  
銀若干歲收其息以資膏火俾生師皆可繼處以守他若  
道路亭埃廨宇多有興築而邑誌曠五十餘年未修侯爲  
訂訛補缺而成之歲丁亥侯奉制府薦書入覲迄戊子  
春仲南還時諸生沐教有年來者益衆書院肄業生幾且  
百人侯念爲師者講授之勤復置本銀四百取其息以充  
修脯且謂不如此恐後之人未必能逆良先生以誨茲多  
士也蓋其用意深遠如此是歲八月三日侯以積勞成疾  
卒士民悲思舊德乃謀紀侯之政蹟於石以永其揚而請  
文於余余觀 本朝陸清獻公爲靈壽志所載縣令氏名  
自晉迄明僅二十八其間凡有興作如建署修學刊志之  
事必謹書之蓋謂能如是則亦可以無曠於其官矣觀侯  
所興建皆非今世所以爲吏課者顧獨汲汲如此侯之克  
勤厥職而不苟以傳舍視其官槩可知矣是固先賢陸清  
獻公之所取也而其用材與力之多莫如 萬壽官至於  
經理書院其遺澤尤足以及於無窮余故書此二事特詳  
焉侯諱瑛字貫千江西寧州人乾隆戊辰進士以二十五



年某月蒞任在縣九載以治行卓殊候升府同知未及而卒是爲記

### 徐催孝節記

徐氏女名催者秀水人翰林院典簿昭之兄女父曰郡學生邦彥母孔氏孔氏連乳二女及催之孕日夜望其生男而又得女意頗不樂一老嫗進曰取其胞衣反之後舉必男第恐此女不育耳孔氏意在得男遂反其胞且呼之曰催男後三歲果舉一男而女幸無恙長遂以催爲其名云催年若干歲其父客游京師數年不歸故時僮婢皆散去惟催與二姊一弟奉母以居姊年稍長足不踰閭弟在襍凡出入奔走之役悉催任其勞室無經宿之儲一切芻米蔬菽必資於市隆冬沍寒一童女子往來負任矻屨風雪中鄰里莫不憐也年十八歸葉氏子芝山事其姑以孝聞越歲來省其母母愛之不忍令遽去俄而芝山以暴疾死催倉皇奔赴旣恨不及送其夫又不敢咎其母之留已茹哀飲痛一慟幾絕未幾姑亦死遂大歸於徐已而其父復以客死乃偕其母來依叔父以居催性婉淑能執勞自下勤於操作工力兼人事其母藜藿之外時進甘鮮一皆取給十指戚黨交頌其賢有來求聘者孔氏憐其少寡令其叔母微諷之催黯然而淚曰催亦念之留此不肖之軀始終貽母以憂請從先夫于地可乎語已卽起入室叔母急抱持之曰何遽如是爲涕泣歎獎加撫慰焉其議遂寢先



是催父自京師歸復得一弟長者客死西夏幼弟三娶無子亦遂遠出不歸凡孔氏生養死葬悉催爲經理人謂催始生之日孔氏恨其非男然其奉母實無愧爲其男也催年十九而寡奉母十有幾年母亡又若干年今年六十有三於是嫠居四十有五年矣王元啟曰典簿君與余同年鄉舉嘗爲余言催之行事欲余爲之論著未果後典簿君病發牀蓐十有五年而不能興念催事他人必不能詳因口授其子倩歷書顛末示余余採次而爲之記嗚呼自讀書學問之士身居窮阨或不克固其前操者有矣催以一女子幼艾守貞備歷百辛至白首不渝其志可不謂難乎催于夫族無一可倚來歸其母而母之終事顧復倚催以辨人苟克自敬勤無不可以自達其志世徒譏於力之不足聞催之行事其亦知所自勵也夫

聞人女貞節記

聞人女者會稽學生瑞之女瑞字亮文與曹州太守呂君崇信交善爲佐其幕務會同縣蔣某卒官曹州司獄貧不能歸寓家於曹遺孤某幼而慧亮女愛之字以女爲攜入郡署讀書乾隆三十四年女年十六太守君曰可嫁矣盍逆於署而嫁諸亮文不敢太守君曰君女卽我女何自外耶乃親往逆女比至而蔣死先是亮文有姑許劉氏未嫁而寡守貞三十年以歿乾隆九年 詔爲建坊以旌其閭女幼嫻姆訓又素知其祖姑事從容語其父曰父往來數



千里送女至此爲歸蔣也今女夫雖死姑猶在請歸侍老姑以畢吾父許蔣之志父曰是不可不請命于汝母乃從父南歸會夫與舅喪繼至女泣拜其母亟請歸蔣父母諒其誠懇遂許之卒令歸蔣以成其志王子曰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解之者曰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旣葬而除也古者婿有父母之喪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旣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又古禮女子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夫免喪弗取則嫁之况于夫死乎嫁未三月義猶不

繫於夫况其爲未嫁者乎聞人女奉其父命來嫁所謂取女有吉日而夫死者也服衰往弔旣葬而除之可也歸於夫氏以老禮之所未有也雖然聖人制禮期於盡人可行故不以難者強人至於高明貞亮之姿有特出於恆情之外者聖人要亦無禁焉昔箕子詔微子以出迪而其自言則曰我弗顧行遯人貴自達其志而已其行事豈可以概論也男女之倫比於君臣之義世謂士必委贄而後爲臣而伯夷叔齊未受商辛一日之祿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許其仁使聞人女得遇孔子豈非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乎初女之祖姑旣歿其夫之族憫其歸劉之志未遂也迎其柩祔葬夫冢又爲立嗣以祀之女今歸蔣以奉其



姑以昏義婦見舅姑之禮推之女已成婦順矣立嗣以奉其夫祀宜尤為禮之所不禁余為記成女之為蔣婦且以告其夫族宜為立後以慰其志者也

侯官年家子何西泰訂



理